

金上甄首然森漢等蓋中翰齊



全三國文卷十五

烏程嚴可均校輯

魏十五覽二百五十

陳王植三

慶文帝受禪章

陛下曰聖德龍飛順天革命允荅神符誕作民主乃祖先后積德累仁世濟其美曰暨于先王王勤恤民隱劬勞戮力曰除其害經營四方不違啟處是用隆茲福慶光啟于魏陛下承統纘戎前緒克廣德音紘靜內外紹先周之舊跡襲文武之懿德保大定功海內為一豈不休哉

藝文類聚十三

慶文帝受禪上禮章

陛下曰明聖之德受天顯命良辰即祚曰臨天下洪化宣流洋溢宇內是曰溥天率土莫不承風欣慶執贄奔走奉賀闕下況臣親

體至感懷歡踴躍

藝文類聚十三

改封陳王謝恩章

臣既弊陋守國無效自分削黜已彰眾誠不意天恩滂霈潤澤橫

流猥蒙加封茅土既優爵賞必重非臣虛淺所宜奉受非臣灰身

所能報塞

藝文類聚五十一

封二子為鄉公謝恩章

詔書封臣息男苗為高陽鄉公志為穆鄉公臣伏自惟文無升堂

廟勝之功武無摧鋒接刃之效天時運幸得生貴門遇已親戚少

荷光寵竊位列侯榮曜當世顧影慙形流汗反側洪恩罔極雲雨

增加既榮本榦枝葉并蒙苗志小豎既頑且稚猥荷列爵竝佩金

紫施崇一門惠及父子

藝文類聚五十一

求祭先王表

臣雖比拜表自計違遠日來已踰旬日垂竟夏節方到臣悲傷存

大四百一十三

小三十一

大四百七十六

念先王公曰夏至日終是曰家俗不巳夏日祭至于先王自可曰
令辰告祠臣雖卑鄙實稟體于先王自臣雖貧窶蒙陛下厚賜足
供太牢之具臣欲祭先王于北河之上羊豬牛臣自能辦杏者臣
縣自有先王喜食鰻魚臣前已表得徐州臧霸送鰻魚二百枚足
以供事乞請冰瓜五枚白柰二十枚計先王崩來未能半歲臣實
欲告敬且欲復盡哀

御覽二百八十九五百二十六九百
二十八九百七十八又九百七十八

上九尾狐表

黃初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于甄城縣北見眾狐數十首在後大
狐在中央長七八尺赤紫色舉頭樹尾尾甚長大林列有枝甚多
然後知九尾狐斯誠聖王德政和氣所應也

開元占經
一百十六

謝初封安鄉侯表

黃初二年

臣抱罪即道憂惶恐怖不知刑罪當所限齊陛下哀愍臣身不聽
有司所執待之過厚即日于延津

文選曹子建責躬
詩注作行至延津

受安鄉侯印

綬奉詔之日且懼且悲懼于不修始違憲法悲于不慎速此貶退
上增陛下垂念下遺太后見憂臣自知罪深責重受恩無量精魂

飛散亡軀殞命云云

藝文類聚
五十一

封郵城王謝表

黃初二年

臣愚駑垢穢才質疵下過受陛下日月之恩不能摧身碎首已荅
陛下厚德而狂悖發露始干天憲自分放棄抱罪終身苟貪視息
無復晞幸不悟聖恩爵已非望枯木生葉白骨更肉非臣罪戾所
當宜蒙俯仰慙惶五內戰悸奉詔之日悲喜參至雖因拜章陳荅
聖恩下情未展

藝文類聚
五十一

求習業表

雖免大誅得歸本國

文選曹子建
責躬詩注

請招降江東表

臣聞士之美永生者非徒曰甘食麗服宰割萬物而已將有曰補

益羣生尊主惠民使功存于竹帛名光于後嗣今臣文不召于俎
豆武不習于干戈而竊位藩王尸祿東夏消損天日無益聖朝淮
南尚有山竄之賊吳會猶有潛江之虜使戰士未獲歸于農畝五
兵未得戢于武庫蓋善論者不恥謝善戰者不羞走夫凌雲者泥
蟠者也後申者先屈者也是已神龍已爲德尺蠖已昭義昔湯事
葛文王事大夷固仁者能已大事小若陛下遣明哲之使能繼陸
賈之蹤者使之江南發愷悌之詔張日月之信開已降路權必奉
聖化斯不疑也

藝文類聚

五十二

黃初四年

上責躬應詔詩表

臣植言臣自抱釁歸藩刻肌刻骨追思罪戾晝分而食夜分而寢
誠已天網不可重離聖恩難可再恃竊感相鼠之篇無禮遄死之
義形影相弔五情愧赧已罪棄生則違古賢夕改之勸忍垢苟全
則犯詩人胡顏之譏伏惟陛下德象天地恩隆父母施暘春風澤

如時雨是已不別荆棘者慶雲之惠也七子均養者尸鳩之仁也
舍罪責功者明君之舉也矜愚愛能者慈父之恩也是已愚臣徘徊于恩澤而不能自棄者也前奉詔書臣等絕朝心離志絕自分
黃者無復執珪之望不圖聖詔猥垂齒召至止之日馳心輦轂僻
處西館未奉闕廷踊躍之懷瞻望反仄不勝犬馬戀主之情謹拜
表并獻詩二篇詞旨淺末不足采覽貴露下情冒顏已聞臣植誠
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魏志陳思王植傳文選

表百二家集作望恩表

臣聞寒者不貪尺玉而思短褐饑者不願千金而美一殮夫千金

藝文類聚五

尺玉至貴而不若一殮短褐者物有所急也欲遣人到鄴市上黨布五十匹作車上小帳帷謁者不聽

御覽八百一十

昔歐冶改視鉛刀易價伯樂所眄駑馬百倍

御覽三百四十六

情注于皇居心在乎紫極

文選潘岳西征賦注

大五百四十九
小五十七

乞田表

乞城內及城邊好田盡所賜百年力者臣雖生自至尊然心甘田

野性樂稼穡御覽八百二十一

請赴元正表黃初四年

欣豫百官之美想見朝覲之禮耳存九成目想率舞藝文類聚二十九

又謝得人表

不世之命非所致思有若披浮雲而曬白日出幽谷而登喬木目

希庭燎心存泰極藝文類聚二十九

罷朝表

覲玉容而慶薦奉權宴而慈潤文選陸雲大將軍詩注

謝周觀表

詔使周觀初玩雲盤北觀疏圃遂步九華神明特處譎詭天然誠

可謂帝室皇居者矣雖崑崙閭風之麗文昌之居不是過也藝文類聚

六十

求出獵表

臣白招罪釁徙居京師待罪南宮

文選曹子建責躬詩注引植集

于七月伏鹿鳴塵四月五月射雉之際此正獵樂之時

藝文類聚九十五

謝鼓吹表

許已簫管之樂榮已田遊之嬉陛下仁重有虞恩過周旦濟世安

宗實在聖德

藝文類聚六十八

獻馬表

臣于先武皇帝世得大宛紫駢馬一匹形法應圖善持頭尾教令

習拜今輒已能拜又能行與鼓節相應謹白奉獻

藝文類聚九十三御覽八百九

四十

上銀鞍表

于先武皇帝代敕此銀鞍一具初不敢乘謹奉上

初學記二十二御覽三百五十一

大三百一十
小一百零四

上牛表

至聞物已洪珍細亦或貴故不見焦僥之微不知泐滌之泰不見果下之乘不別龍馬之大高下相懸所已致觀也謹奉牛一頭不足追遵大小之制形少有殊敢不獻上

藝文類聚九十四

上鎧表

先帝賜臣鎧黑光明光各一領兩當鎧一領赤鍊鎧一領馬鎧一領今世已平兵革無事乞悉已付鎧曹自理

初學記二十一御覽三百五十六

上文帝誄表

陞青雲而誕德

文選沈約齊安陸王碑文注

求自試表

太和二年

臣植言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尚于榮親事君貴于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夫論

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昔二虢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且甗不讓燕魯之封其功大也今臣蒙國重恩三世于今矣正值陛下升平之際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幸矣而位竊東藩爵在上列身被輕煖口厭百味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之所致也退念古之受爵祿者有異于此皆曰功勤濟國輔主惠民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己之譏是曰上慙玄冕俯愧朱紱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而顧西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脫甲謀士未得高枕者誠欲混同宇內曰致太和也故啟滅有扈而夏功昭成克商奄而周德著今陛下曰聖明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簡賢授能曰方叔邵虎之臣鎮御四境爲國爪牙者可謂當矣然而高鳥未挂于輕繳淵魚未縣于鈎餌

者恐鈞射之術或未盡也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言不曰賊遺于君父也故車右伏劍于鳴轂雍門刎首于齊境若此二士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忿其慢主而陵君也夫君之寵臣欲已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已殺身靖亂已功報主也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已妙年使越欲得長纓纓文選作占其王羈致北闕此二臣豈好爲誇主而耀世哉志或鬱結欲逞其才力輸能于明君也昔漢武爲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已家爲固夫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伏已二方未克爲念伏見先武皇帝武臣宿將年耆卽世者有聞矣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猶習戰陣竊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髮之功已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若東屬大司馬統偏舟文選作師之任必乘危蹈險騁舟奮驪突刃觸鋒爲士卒

先雖未能禽權馘亮庶將虜其雄率殲其醜類必效須臾之捷已
滅終身之愧使名挂史筆事列朝策雖身分蜀境首縣吳闕猶生
之年也如微才弗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于事
死無損于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視終于白首此徒圈牢
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流聞東軍失衛師徒小衄輟食棄餐奮袂
攘衽撫劔東顧而心已馳于吳會矣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岷
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玄塞伏見所已行軍用兵之勢可謂神
妙矣故兵者不可豫言臨難而制變者也志欲自效于明時立功
于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已徇國家之難身
雖屠裂而功銘著于鼎鍾名稱垂于竹帛未嘗不拊心而歎息也
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已成其功絕
纓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難臣竊感先帝早崩威王棄世臣獨
何人己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填溝壑墳土未乾而身名竝滅臣聞

騏驥長鳴則伯樂照其能盧狗悲號則韓國知其才是呂效之齊
楚之路呂逞千里之任試之狡兔之捷呂驗搏噬之用今臣志狗
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呂於邑而竊自痛者
也夫臨博而企竦聞樂而竊抃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昔毛遂趙
之陪隸猶假錐囊之喻呂寤主立功何況巍巍大魏多士之朝而
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銜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干時求進者
道家之明忌也而臣敢陳聞于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
之者也冀呂塵霧之微補益山海熒燭末光增輝日月是呂敢冒
其醜而獻其忠必知為朝士所笑聖主不呂人廢言伏惟陛下少
垂神聽臣則幸矣

魏志陳思王植傳文選
又見藝文類聚五十三

又求自試表

五帝之世非皆智三季之末非皆愚用與不用知與不知也夫相
者文德昭者也將者武功烈者也文德昭則可呂匡國朝敘百揆

稷契夔龍是矣武功烈則可呂征不庭廣邦境南仲方叔是矣昔

伊尹之為媵臣至賤也呂尚之處屠釣至陋也及其見舉于湯文

誠道合志同豈復假近習之薦因左右之介哉昔騏驥之于吳坂

可謂困矣及其伯樂相之孫子御之形體不勞而坐取千里伯樂

善御馬明君善御臣誠任賢使能之明效也

案篇首至此與魏志本傳所載陳審舉疏

文同藝文類聚作又求自試表考文館詞林載明帝答詔云省覽來書至于再三則求自試似非一表蓋藝文據植集本因與本傳

異耳錄之不嫌復出昔段干木修德于閭閻秦軍為之輟攻而文侯呂安穰

苴授節于邦境燕晉為之退師而景公無患皆簡德尊賢之所致

也願陛下垂高宗傳巖之明呂顯中興之功

藝文類聚五十三夫人貴生者非貴其養體好服終竟年壽也貴在其代天而理物

也夫爵祿者非虛張者也有功德然後應之當矣無功而爵厚無

德而祿重或人呂為榮而壯夫呂為恥故太上立德其次立功蓋

功德者所呂垂名也名者不滅士之所利故孔子有夕死之論孟

軻有棄生之義彼一聖一賢豈不願久生哉志或有不展也是用喟然求試必立功也嗚呼言之未用欲使後之君子知吾意者也

魏志陳思王植傳注引魏略植雖上此表猶疑不見用故曰云云

諫伐遼東表

臣伏以遼東負阻之國勢便形固帶以遼海今輕軍遠攻師疲力屈彼有其備所謂以逸待勞以飽制飢者也臣觀之誠未易攻也若國家攻而必尅屠襄平之城懸公孫之首得其地不足償中國之費虜其民不足補三軍之失是我所獲不如所喪也若其不拔曠日持久暴師于野然天時難測水溼無常彼我之兵連于城下進則有高城深池無所施其功退則有歸塗不通道路澱如東有待釁之吳西有伺隙之蜀吳起東南則荆陽騷動蜀應西境則雍涼參分兵不解于外民罷困于內促耕不解其飢疾蠶不救其寒夫渴而後穿井飢而後殖種可圖遠難以應卒也臣以爲

當今之務在于省徭役薄賦斂勸農桑三者既備然後令伊管之
臣得施其術孫吳之將得奮其力若此則泰平之基可立而待康
哉之歌可坐而聞曾何憂于二敵何懼于公孫乎今不恤邦畿之
內而勞神于蠻貊之域竊為陛下不取也

藝文類聚
二十四

轉封東阿王謝表

太和三年

奉詔太皇太后念雍丘下溼少桑欲轉東阿當合王意可遣人按
行知可居不奉詔之日伏增悲喜臣已無功虛荷國恩爵尊祿厚
用無益于時脂車秣馬志在黜放不圖陛下天父之恩猥宣皇太
后慈母之念遷之陛下幸為久長計聖旨測隱恩過天地臣在雍
丘劬勞五年左右罷怠居業向定園果萬株枝條始茂私情區區
實所重棄然桑田無業左右貧窮食裁餬口形有裸露臣聞古之
仁君必有棄國已為百姓况乃轉居沃土人從蒙福江海所流無
地不潤雲雨所加無物不茂若陛下念臣八從五年之勤少見佐

助此枯木生華白骨更肉非臣之敢望也飢者易食寒者易衣臣

之謂矣

藝文類聚
五十一

上卞太后誄表

太和四年五月

大行皇太后資坤元之性體載物之仁齊美姜嫄等德任姒佐政
內朝惠加四海草木荷恩含氣受潤庶鍾元吉永膺萬祚何圖一
旦早棄明朝背絕臣庶悲痛靡告臣聞銘曰述德誄尚及哀是已
冒越諒闇之禮作誄一篇知不足讚揚明明貴已展臣蓼莪之思

憂荒情散不足觀采

藝文類聚
十五

容車飾駕已合北辰

文選顏延年宋文帝元皇后
哀策文注引曹植宣后誄表

謝妻改封表

太和六年二月

璽書今已東阿王妃為陳王妃并下印綬因故上前所假印已其
拜授書已即到臣輒奉詔拜其才質底下謬同受私遇寵素餐
臣為其首陛下體乾坤育物之德東海含容之大乃復隨例顯封

大國光揚章灼非臣負薪之才所宜克當非臣穢覺所宜蒙獲夙
夜憂歎念報罔極洪施遂隆既榮枝幹猥復正臣妃為陳妃熠耀
宣朗非妾婦蠢愚所當蒙被葵藿草物猶感恩養況臣含氣銜佩
弘惠沒而後已誠非翰墨屢辭所能報荅

其文類聚五十一

入觀謝表 太和六年

臣得出幽屏之城獲覲百官之美此一喜也背茅茨之陋登闈闔
之闔此二喜也必已有覲之容瞻見穆穆之顏此三喜也將曰禱

杌之質稟受崇聖之訓此四喜也

御覽四百六十七引曹植禮上表

荅詔示平原公主誄表

太和六年

奉詔竝見聖思所作故平原公主誄文義相扶章章殊興句句感
切哀動神明痛貫天地楚王臣彪等聞臣為讀莫不揮涕

御覽五百九十六

荅詔表

本主華白魯史內其引之類並此

近得賜御食拜表謝恩尋奉手詔愍臣瘦弱奉詔之日涕泣橫流
雖文武二帝所已愍憐于臣不復過于明詔御覽三百七十八

謝賜柰表

卽夕殿中虎賁宣詔賜臣等冬柰一匳詔使溫淡夜非食時而賜
見及柰已夏熟今則冬至物已非時為珍恩已絕口為厚實非臣
等所宜蒙荷藝文類聚八十六御覽九百七十

冬至獻履襪頌表

伏見舊儀國家冬至獻履貢襪所已迎福踐長先臣或為之頌臣
既玩其嘉藻願述朝慶千載昌期一陽嘉節四方交泰萬物昭蘇
亞歲迎祥履長納慶不勝感節情繫幃幄拜表奉賀竝獻文履七
緗襪百副茅茨之陋不足已入金門登玉臺也上獻已聞謹獻書

一百五十六初學記四御覽二十八六百九十七

獻璧表

臣聞玉不隱瑕臣不隱情伏知所進非和氏之璞萬國之幣璧為

充貢藝文類聚八十四

賀瑞表

臣聞鳳皇復見于鄴南黃龍雙出于清泉聖德至理已致嘉瑞將

栖鳳于林囿豢龍于陂池為百姓旦夕之觀也藝文類聚九十八

謝賜穀表

詔書念臣經用不足已船河邸閣穀五千斛賜臣御覽八百三十七

表

諸公立朝鋪作粥食之侯臥擇薤書鈔未刪改本一百四十四

賜邁越縵穀書鈔十九

即日表油囊之賜書鈔一百三十六

爵重才輕文選張茂先荅何劭詩注

陳王植

求存問親賊疏

臣植言臣聞天稱其高者曰無不覆地稱其廣者曰無不

稱其明者曰無不照江河海爾其大者曰無不容故孔子曰大

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夫天德之于萬物可謂弘矣

之為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其德可謂廣矣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三國文卷十五終

全三國文卷十三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全三國文卷十六

烏程嚴可均校輯

魏十六

陳王植四

求存問親疏

文選作求
通親親表

臣植言臣聞天稱其高者曰無不覆地稱其廣者曰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曰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曰無不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夫天德之于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為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峻德曰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曰御于家邦是曰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曰藩屏王室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親親之義實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伏

惟陛下資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族
羣后百寮番休遞上執政不廢于公朝下情得展于私室親理之
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已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至于臣者人
道絕緒禁錮明時臣竊自傷也不敢乃望交氣類修人事敘人倫
近且婚媾不通兄弟乖絕吉凶之間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
于路人隔閼之異殊于胡越今臣已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至
于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然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退惟
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
展已敘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
通齊義于貴宗等惠于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
存于聖世矣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已
臣爲異姓竊自料度不後于朝士矣若得辭遠遊戴武弁解朱組
佩青紱駙馬奉車趣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出從華蓋入侍

輦轂承答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誠之至願不離于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常棣匪他之誠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惟僕隸所對惟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臣伏曰爲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曰臣心況徒虛語耳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爲之回光然終向之者誠也臣竊自比于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實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倡言者竊不願于聖世使有不蒙施之物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柏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棄子之歎故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孟子曰不曰舜之所曰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于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是臣悽悽之誠竊所獨守實懷鶴立企佇之

心敢復陳聞者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

魏志陳思王植傳五年復上疏求存

問親戚因致其意文選

上疏陳審舉之義

臣聞天地協氣而萬物生君臣合德而庶政成五帝之世非皆智
三季之末非皆愚用與不用知與不知也既時有舉賢之名而無
得賢之實必各援其類而進矣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夫相者
文德昭者也將者武功烈者也文德昭則可已匡國朝致雍熙稷
契夔龍是也武功烈則可已征不庭威四夷南仲方叔是矣昔伊
尹之爲媵臣至賤也呂尚之處屠釣至陋也及其見舉于湯武周
文誠道合志同立謨神通豈復假近習之薦因左右之介哉書曰
有不世之君必能用不世之臣用不世之臣必能立不世之功殷
周二王是矣若夫齷齪近步遵常守故安足爲陛下言哉故陰陽
不和三光不暘官曠無人庶政不整者三司之責也疆場騷動方

隅內侵沒軍喪眾干戈不息者邊將之憂也豈可虛荷國寵而不稱其任哉故任益隆者負益重位益高者責益深書稱無曠庶官詩有職思其憂此其義也陛下體天真之淑聖登神機已繼統冀聞康哉之謠偃武行文之美而數年已來水旱不時民困衣食師徒之發歲歲增調加東有覆敗之軍西有殪沒之將至使蚌蛤浮翔于淮泗颺颺謹謹于林木臣每念之未嘗不輟食而揮餐臨觴而搯腕矣昔漢文發代疑朝有變宋昌曰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有齊楚淮南琅邪此則磐石之宗願王勿疑臣伏惟陛下遠覽姬文二虢之援中慮周成召畢之輔下存宋昌磐石之固昔騏驥之于吳阪可謂困矣及其伯樂相之孫郵御之形體不勞而坐取千里蓋伯樂善御馬明君善御臣伯樂馳千里明君致太平誠任賢使能之明效也若朝司惟良萬機內理武將行師方難克珥陛下可得雍容都城何事勞動變駕暴露于邊境哉臣聞羊質虎皮見

草則悅見豺則戰忘其皮之虎也今置將不良有似于此故語曰
患爲之者不知知之者不得爲也昔樂毅奔趙心不忘燕廉頗在
楚思爲趙將臣生乎亂長乎軍又數承教于武皇帝伏見行師用
兵之要不必取孫吳而闇與之合竊揆之于心常願得一奉朝觀
排金門蹈玉陛列有職之臣賜須臾之間使臣得一散所懷攄舒
蘊積死不恨矣被鴻臚所下發士息書期會甚急又聞豹尾已建
戎軒驚駕陛下將復勞玉躬擾挂神思臣誠竦息不遑寧處願得
策馬執鞭首當塵露撮風后之奇接孫吳之要追慕卜商起予左
右效命先驅畢命輪轂雖無大益冀有小補然天高聽遠情不上
通徒獨望青雲而拊心仰高天而歎息耳屈平曰國有驥而不知
乘焉皇皇而更索昔管蔡放誅周召作弼叔魚陷刑叔向匡國三
監之覺臣自當之二南之輔求必不遠華宗貴族藩王之中必有
應斯舉者故傳曰無周公之親不得行周公之事唯陛下少留意

焉近者漢氏廣建藩土豐則連城數十約則饗食祖祭而已未若
姬周之樹國五等之品制也若扶蘇之諫始皇滔于越之難周青
臣可謂知時變矣夫能使天下傾耳注目者當權者是矣故謀能
移主威能懾下豪右執政不在親戚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
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惟
陛下察之苟吉專其位凶離其患者異姓之臣也欲國之安祈家
之貴存共其榮沒同其禍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異姓親
臣竊惑焉臣聞孟子曰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今臣
與陛下踐冰履炭登山浮澗寒溫燥溼高下共之豈得離陛下哉
不勝憤懣拜表陳情若有不合乞且藏之書府不便滅棄臣死之
後事或可思若有豪釐少挂聖意者乞出之朝堂使夫博古之士
糾臣表之不合義者如是則臣願足矣

魏志陳思王植傳又略見御覽五十六三百五十九

上書請免發取諸國土息

太和五年

臣聞古者聖君與日月齊其明四時等其信是已戮凶無重賞善無輕怒若驚霆喜若時雨恩不中絕教無二可已此臨朝則臣下知所死矣受任在萬里之外審主之所已授官必已之所已投命雖有構會之徒泊然不已爲懼者蓋君臣相信之明效也昔章子爲齊將人有告之反者威王曰不然左右曰王何已明之王曰聞竟子改葬死母彼尚不欺死父顧當叛生君乎此君之信臣也昔管仲親射桓公後幽囚從魯檻車載使少年挽而送齊管仲知桓公之必用已懼魯之悔謂少年曰吾爲汝唱汝爲和聲和聲宜走于是管仲唱之少年走而和之日行數百里宿昔而至至則相齊此臣之信君也臣初受封策書曰植受茲青社封于東土已屏翰皇家爲魏藩輔而所得兵百五十人皆年在耳順或不踰矩虎賁官騎及親事凡二百餘人正復不老皆使年壯備有不虞檢校乘城顧不足已自救況皆復耄耄罷曳乎而名爲魏東藩使屏翰王

室臣竊自羞矣就之諸國國有士子合不過五百人伏已爲三軍
益損不復賴此方外不定必當須辨者臣願將部曲倍道奔赴夫
妻負襁子弟懷糧蹈鋒履刃已徇國難何但習業小兒哉愚誠已
揮涕增河讎鼠飲海于朝萬無損益于臣家計甚有廢損又臣士
息前後三送兼人已竭惟尚有小兒七八歲已上十六七已還三
十餘人今部曲皆年耆臥在牀席非糜不食眼不能視氣息裁屬
者凡三十七人疲瘵風靡疔盲聾瞶者二十三人惟正須此小兒
大者可備宿衛雖不足已禦寇粗可已警小盜小者未堪大使爲
可使耘鋤穢草驅護鳥雀休候人則一事廢一日獵則眾業散不
親自經營則功不攝常自躬親不委下吏而已陛下聖仁恩詔三
至士子給國長不復發明詔之下有若皦日保金石之恩必明神
之信畫然自固如天如地定習業者竝復見送晦若晝晦悵然失
圖伏已爲陛下既爵臣百寮之右居藩國之任爲置卿士屋名爲

宮冢名爲陵不使其危居獨立無異于凡庶若柏成欣于野耕子
 仲樂于灌園蓬戶茅牖原憲之宅也陋巷簞瓢顏子之居也臣才
 不見效用常慨然執斯志焉若陛下聽臣悉還部曲罷官屬省監
 官使解璽釋紱追柏成子仲之業營顏淵原憲之事居子臧之廬
 宅延陵之室如此雖進無成功退有可守身死之日猶松喬也然
 伏度國朝終未肯聽臣之若是固當羈絆于世繩維繫于祿位懷
 屑屑之小憂執無已之百念安得蕩然肆志逍遙于宇宙之外哉

此願未從陛下必欲崇親親篤骨肉潤白骨而榮枯木者惟遂仁

德已副前恩

魏志陳思王植傳注引魏略

與楊德祖書

建安二十一年

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爲勞想同之也僕少好詞賦

文選作少好爲文章

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于漢

南孔璋鷹揚于河朔偉長擅名于青土公幹振藻于海隅德槿發

迹于大魏足下高視于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自謂抱荆山之玉也吾王于是設天網已該之頓八紘已掩之今盡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不能飛翰絕迹一舉千里也已孔璋之才不閑于辭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還爲狗者也前爲書凋之反作論盛道僕贊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吾亦不敢妄歎者畏後之嗤余也世人之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已才不能過若人辭不爲也敬禮云卿何所疑難乎文之佳麗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耶吾常歎此達言已爲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于制春秋游夏之徒不能錯一字文選作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已論于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已議于割斷劉季緒才不逮于作者而好詆呵文章倚摭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咥五伯于

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
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人各有所好尚蘭茝蓀蕙之芳
眾人之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英之發眾人所共樂而
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
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
辭賦小道固未足已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楊子雲先朝執戟
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爲也吾雖薄德位爲藩侯猶庶幾戮力上國
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已翰墨爲勳績辭頌爲
君子哉若吾志不果吾道不行亦將採史官之實錄辨時俗之得
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名山將已傳之同好此
要之白首豈可已今日論乎其言之不作恃惠子之知我也明早
相迎書不盡懷植白

魏志陳思王植傳注
引典略又見文選

與吳季重書

大六百一十八
小二十三

植白季重足下前日雖因常調得爲密坐雖燕飲彌日其于別遠
會稀猶不盡其勞積也若夫觴酌凌波于前簫笳發音于後足下
鷹揚其體鳳歎虎視謂蕭曹不足儔衛霍不足侔也左顧右盼謂
若無人豈非吾子壯志哉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貴且快意當
斯之時願舉泰山已爲肉傾東海已爲酒伐雲夢之竹已爲笛斬
泗濱之梓已爲箏食若填巨壑飲若灌漏卮其樂固難量豈非大
丈夫之樂哉然日不我與曜靈急節面有逸景之速別有參商之
闊思欲抑六龍之首頓羲和之轡折若木之華閉濛汜之谷天路
高邈良久無緣懷戀反側如何如何得所來訊文采委曲嗟若春
榮瀏若清風申詠反覆曠若復面其諸賢所著文章想還所治復
申詠之也可令憲事小吏諷而誦之夫文章之難非獨今也古之
君子猶亦病諸家有千里驥而不珍焉人懷盈尺和氏無貴矣夫
君子而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墨翟不好伎何爲過朝歌

而迴車乎足下好伎值墨翟迴車之縣想足下助我張目也又聞足下在彼自有佳政夫求而不得者有之矣未有不求而得者也且改轍易行非良樂之御易民而治非楚鄭之政願足下勉之而已矣適對嘉賓口授不悉往來數相聞曹植白

文選藝文類聚二十六

與陳孔璋書

夫披翠雲已為衣戴北斗已為冠帶虹蜺已為紳連日月已為佩此服非不美也然而帝王不服者望殊于天志絕于心矣

御覽六百八十九

四六
九十二

驥駮不常步應良御而效足

文選赭白馬賦注又陸機高祖功臣頌注

報陳孔璋書

葛天氏之樂千人唱萬人和聽者因已蔑韶夏矣

文心雕龍事類篇

與丁敬禮書

頃不相聞覆相聲音亦為怪故棄輿為書含欣而秉筆大笑而吐

大五百四十三

小四十七

辭亦歡之極也

書鈔一百三

與司馬仲達書

今賊徒欲保江表之城守區區之吳爾無有爭雄于宇內角勝于平原之志也故其俗蓋曰洲渚為營壁江淮為城塹而已若可得挑致則吾一旅之卒足已敵之矣蓋弋鳥者矯其矢釣魚者理其綸此皆度彼為慮因象設宜者也今足下曾無矯矢理綸之謀徒欲候其離舟伺其登陸乃圖并吳會之地收陳野之民恐非主上授節將之心也

藝文類聚五十九

答崔文始書

臨江直釣不獲一鱗非江魚之不食餌其所餌之者非也是曰君

子慎舉擢

御覽九百三十六

辯問

君子隱居曰養真也

文選張景陽雜詩注

游說之士星流電耀文選廣絕
交論注

七啟并序

昔枚乘作七發傅毅作七激張衡作七辯崔駰作七依辭各美麗
余有慕之焉遂作七啟并命王粲作焉

玄微子隱居大荒之庭飛遜離俗澄神定靈輕祿傲貴與物無營
眈虛好靜羨此永生獨馳思于天雲之際無物象而能傾于是鏡
機子聞而將往說焉駕超野之駟乘追風之輿經迴漠出幽墟入
乎泱漭之野遂屈玄微子之所居其居也左激水右高岑背洞溪
對芳林冠皮弁被文裘出山岫之潛穴倚峻崖而嬉遊志飄飄焉
嶢嶢焉侶若狹六合而隘九州若將飛而未逝若舉翼而中畱于
是鏡機子攀葛藟而登距巖而立順風而稱曰子聞君子不遜俗
而遺名智士不背世而滅勳今吾子棄道藝之華遺仁義之英耗
精神乎虛廓廢人事之紀經譬若畫形于無象造響于無聲未之

思乎何所規之不通也玄微子俯而應之曰謔有是言乎夫太極之初渾沌未分萬物紛錯與道俱隆蓋有形必朽有跡必窮芒芒元氣誰知其終名穢我身位累我躬竊慕古人之所志仰老莊之遺風假靈龜以託喻寧掉尾于塗中鏡機子曰夫辯言之豔能使窮澤生流枯木發榮庶感靈而激神況近在乎人情僕將爲吾子說游觀之至娛演聲色之妖靡論變化之至妙敷道德之弘麗願聞之乎玄微子曰吾子整身倦世探隱拯沈不遠遐路幸見光臨將敬滌耳以聽玉音

鏡機子曰芳荻精裊霜蓄露葵玄熊素膚肥豢臙肌蟬翼之割剖纖析微累如疊殼離若散雪輕隨風飛刃不轉切山鷄斥鷃珠翠之珍寒芳荅之巢龜膾西海之飛鱗臙江東之潛鼉臙漢南之鳴鶉揉以芳酸甘和既醇玄冥適鹹蓐收調辛紫蘭丹椒施和必節滋味既殊遺芳射越乃有春清縹酒康狄所營應化則變感氣而

成彈徵則苦發叩宮則甘生于是盛已翠樽酌已彫觴浮蟻鼎沸
酷烈馨香可已和神可已娛腸此肴饌之妙也子能從我而食之
乎玄微子曰予甘藜藿未暇此食也

鏡機子曰步光之劔華藻繁縟飾已文犀雕已翠綠綴已驪龍之
珠錯已荆山之玉陸斷犀象未足稱雋隨波截鴻水不漸刃九旒
之冕散耀垂文華組之纓從風紛紜佩則結綠懸黎寶之妙微符
采照爛流景揚輝黼黻之服紗縠之裳金華之鳥動趾遺光繁飾
參差微鮮若霜緄佩綢繆或彫或錯薰已幽若流芳肆布雍容閑
步周旋馳燿南威爲之解顏西施爲之巧笑此容飾之妙也子能
從我而服之乎玄微子曰予好毛褐未暇此服也

鏡機子曰馳騁足用蕩思游獵可已娛情僕將爲吾子駕雲龍之
飛駟飾玉路之繁纓垂宛虹之長綏抗招搖之華旂捷忘歸之矢
秉繁弱之弓忽躡景而輕鷲逸奔驥而超遺風于是蹊填谷塞榛

數平夷緣山置罝彌野張罟下無漏跡上無逸飛鳥集獸屯然後
會圍獠徒雲布武騎霧散丹旗耀野戈及皓旰曳文狐揜狡兔捎
鷓鴣拂振鷺當軌見藉值足遇踐飛軒電逝獸隨輪轉翼不暇張
足不及騰動觸飛鋒舉挂輕曾搜林索險探薄窮阻騰山赴壑風
厲焱舉機不虛發中必飲羽于是人稠網密地逼勢脅哮闕之獸
張牙奮鬣志在觸突猛氣不懼乃使北宮東郭之疇生抽豹尾分
裂羴肩形不抗手骨不隱拳批熊碎掌拉虎摧斑野無毛類林無
羽羣積獸如陵飛翻成雲于是駮鍾鳴鼓收旌弛旆頓綱縱網罷
獠回邁駿騄齊驤揚鑿飛沫俯倚金較仰撫翠蓋雍容暇豫娛志
方外此羽獵之妙也子能從我而觀之乎玄微子曰予樂恬靜未
暇此觀也

鏡機子曰閑宮顯敞雲屋皓旰崇景山之高基迎清風而立觀彤
軒紫柱文榱華梁綺并含葩金墀玉箱溫房則冬服絺綌清室則

中夏含霜華閣緣雲飛陞陵虛頰眺流星仰觀八隅升龍攀而不
逮眇天際而高居繁巧神怪變名異形班輸無所措其斧斤離婁
爲之失睛麗草交植殊品詭類綠葉朱榮熙天曜日素水盈沼叢
木成林飛翮凌高鱗甲隱深于是逍遙暇豫忽若忘歸乃使任子
垂釣魏氏發機芳餌沈水輕繳弋飛落翳雲之翔鳥援九淵之靈
龜然後采菱華擢水蘋弄珠蚌戲鮫人諷漢廣之所詠覲游女于
水濱耀神景于中沚被輕縠之織羅遺芳烈而靖步抗皓手而清
歌歌曰望雲際兮有好仇天路長兮往無由佩蘭蕙兮爲誰修宴
婉絕兮我心愁此宮館之妙也子能從我而居之乎玄微子曰子
耽巖穴未暇此居也

鏡機子曰旣游觀中原逍遙閑宮情放志蕩淫樂未終亦將有才
人妙妓遺世越俗揚北里之流聲紹陽阿之妙曲爾乃御文軒臨
洞庭琴瑟交揮左篪右笙鍾鼓俱振簫管齊鳴然後姣人乃被文

大六百一十五
穀之華袿振輕綺之飄颻戴金搖之熠燿揚翠羽之雙翹揮流芳
耀飛文歷盤鼓煥繽紛長裾隨風悲歌入雲躡捷若飛蹈虛遠蹠
凌躍超驤蜿蟬揮霍翔爾鴻翥灑然鳧沒縱輕體已迅赴景追形
而不逮飛聲激塵依違厲響才捷若神形難爲象于是爲歡未溲
白日西頽散樂變飾微步中閨立眉施兮鉛華落收亂髮兮拂蘭
澤形嬾服兮揚幽若紅顏宜笑睇眇流光時與吾子攜手同行踐
飛除卽閑房華燭爛幄幙張動朱唇發清商揚羅袂振華裳九秋
之夕爲歡未央此聲色之妙也子能從我而游之乎立微子曰子
願清虛未暇此遊也

鏡機子曰予聞君子樂奮節已顯義烈士甘危軀已成仁是已雄
俊之徒交黨結倫重氣輕命感分遺身故田光伏劍于北燕公叔
畢命于西秦果毅輕斷虎步谷風威懼萬乘華夏稱雄辭未及終
而立微子曰善鏡機子曰此乃游俠之徒耳未足稱妙也若夫田

文無忌之儔乃上古之俊公子也皆飛仁揚義騰躍道藝游心無
方抗志雲際陵轢諸侯驅馳當世揮袂則九野生風慷慨則氣成
虹蜺吾子若當此之時能從我而友之乎玄微子曰子亮願焉然
方于大道有累如何

鏡機子曰世有聖宰翼帝霸世同量乾坤等曜日月玄化參神與
靈合契惠澤播于黎苗威靈震乎無外超隆平于殷周踵羲皇而
齊泰顯朝惟清王道遐均民望如草我澤如春河濱無洗耳之士
喬岳無巢居之民是已俊乂來仕觀國之光舉不遺才進各異方
讚典禮于辟雍講文德于明堂正流俗之華說綜孔氏之舊章散
樂移風國富民康神應休臻屢獲嘉祥故甘靈紛而晨降景星宵
而舒光觀游龍于神淵聆鳴鳳于高岡此霸道之至隆而雍熙之
盛際然主上猶呂沈恩之未廣懼聲教之未厲采英奇于仄陋宣
皇明于巖穴此甯子商歌之秋而呂望所已投綸而逝也吾子爲

太和之民不欲仕陶唐之世乎于是玄微子攘袂而興曰韓哉言
乎近者吾子所述華淫欲已厲我祇攪予心至聞天下穆清明君
莅國覽盈虛之正義知頑素之迷惑今予廓爾身輕若飛願反初
服從子而歸

文選又藝文類聚五十七

七忿

素冰象玉難可磨蕩結土成龍遭雨則傷

初學記七

于圜城作贈白馬王彪詩序

黃初四年正月白馬王任城王與余俱朝京師會節氣到洛陽任
城王薨至七月與白馬王還國後有司曰二王歸蕃道路宜異宿
止意毒恨之蓋已大別在數日是用自剖與王辭焉憤而成篇

文選

曹植贈白馬王彪詩注引植集

離友詩序

鄉人有夏侯威者少有成人之風余尚其爲人與之昵好王師振

旅送余于魏邦心有眷然爲之隕涕乃作離友之詩

藝文類聚卷二十一

鞞舞歌序

漢靈帝西園故吹有李堅者能鞞舞遭亂西隨段熲

御覽作段熲

先帝

聞其舊有技召之堅既中廢兼古曲多謬誤異代之文未必相襲

故依前曲改作新歌五篇不敢充之黃門近已成下國之陋樂焉

宋書樂志一御覽五百七十四

前錄序

故君子之作也儼乎若高山勃乎若浮雲質素也如秋蓬擿藻也

如春葩汜乎洋洋光乎皜皜與雅頌爭流可也余少而好賦其所

尚也雅好慷慨所著繁多雖觸類而作然蕪穢者眾故刪定別撰

爲前錄七十八篇

藝文類聚卷五十五

大三百九十九
小六十五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三國文卷十六終

全三國文卷十六

魏王

魏王

魏王

魏王

魏王

魏王

魏王

魏王

魏王

魏王

魏王

魏王

大十七
小三

全三國文卷十七

烏程嚴可均校輯

魏十七

陳王植

五井序

學宮頌

自五帝典絕三王禮廢應期命世齊賢等聖者莫高于孔子也故有若曰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誠所謂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矣由也務學名在前志宰子晝寢冀土作誠過庭子弟詩禮明記歌已詠言文已聘志子今不述後賢曷識

於鑠尼父生民之傑性與天成該聖備藝德倫三五配皇作烈立鏡作鑑神明昭晰仁塞宇宙志陵雲霓學者三千莫不俊又唯仁可憑唯道足恃鑽仰彌高請益不已

藝文類聚卷二十八

言為世範行為時矩

文選沈約齊安陸王碑文注

孔子廟頌

并序

維黃初元年大魏受命肩軒轅之高縱紹虞氏之遐統應祿數已
改物揚仁風已作教于是輯五瑞班宗彝鈞衡石同度量秩羣祀
于無文順天時已布化既乃緝熙聖緒昭顯上世追存二代三恪
之禮兼紹宣尼褒成之後已魯縣百戶命孔子廿一世孫議郎孔
羨爲宗聖侯已奉孔子之祀制詔三公曰昔仲尼姿大聖之才懷
帝王之器當衰周之末而無受命之運口生乎魯衛之朝教化乎
汶泗之上栖栖焉皇皇焉欲屈已已存道貶身已救世當時王公
終莫能用乃追攷五代之禮修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大
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采其文已述作印其聖已成謀咨
可謂命世大聖億載之師表者矣遭天下大亂百祀墮壞舊居之
廟毀而不修褒成之後絕而莫繼闕里不聞講誦之聲四時不睹
烝嘗之位斯豈所謂崇化報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嗟乎朕甚閔

焉其曰議郎孔羨爲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修起舊
廟置百石吏卒曰守衛之又于其外廣爲屋宇曰居學者于是魯
之父老諸生遊士睹廟堂之始復觀俎豆之初設嘉聖靈于髣髴
想貞祥之來集乃慨然而歎曰大道衰廢禮學滅絕卅餘年皇上
懷仁聖之懿德兼二儀之化育廣大苞于無方口恩淪于不測故
自受命曰來天人咸和神氣烟燭嘉瑞踵武休徵屢臻殊俗解編
髮而慕義遐夷越險阻而來賓雖大皓遊龍曰君世虞氏儀鳳曰
臨民伯禹命立宮而爲夏后西伯由岐社而爲周文尚何足稱于
大魏哉若乃紹繼微絕興修廢官疇咨稽古崇配乾以允神明之
所歡欣也豈徒魯邦而已哉爾乃感殷人路寢之義嘉先民泮宮
之事曰爲高宗僖公蓋嗣世之王諸侯之國耳猶著德于名頌騰
聲乎千載況今聖皇肇造區夏創業垂統受命之日曾未下輿而
褒崇大聖隆化如此能無頌乎乃作頌曰

煌煌大魏受命溥將并體黃虞含夏苞商降釐下土上清三光羣
 祀咸秩靡事不綱嘉彼立聖有邈其靈遭世霧亂莫顯其榮衰成
 既絕寢廟斯傾闕里蕭條靡歆靡馨我皇悼之尋其世武乃建宗
 聖曰紹厥後修復舊堂豐其蕘宇莘莘學徒爰居爰處王教既備
 羣小遄沮魯道曰興永作憲矩洪聲登假神祇來和休徵雜遯瑞
 我邦家內光區域外被荒遐殊方重譯搏拊揚歌於赫四聖運世
 應期仲尼既沒文亦在茲彬彬我后越而五之竝于億載如山之

基

碑拓本隸釋十九
其藝文類聚三十八

社頌

并序 御覽
題作讚社文

余前封鄆城侯轉雍丘皆遇荒土宅宇初造曰府庫尚豐志在繕
 宮室務園圃而已農桑一無所營經離十載塊然守空飢寒備嘗
 聖朝愍之故封此縣田則一州之膏腴桑則天下之甲第故封此
 桑曰為田社乃作頌云

御覽五百
三十二

於惟太社官名后土是曰句龍功著上古德配帝皇實爲靈主克明播植農正具舉尊已作稷豐年是與義與社同方神北宇建國

承家莫不修敘

藝文類聚三十九初學記十三

靈稼阿邠一禾千莖

初學記二十七

秀吐穟萬畝齊平蔭蓋隴百穢不生

初學記二十七

皇太子生頌

於我皇后懿章前志克纂二皇三靈昭事祇肅郊廟明德敬惠潛

和積吉鍾天之釐嘉月令辰篤生聖嗣天地降祥儲君應祉

二語從書

鈔二十

慶由一人萬國作喜喁喁萬國岌岌羣生稟命我后綏之

則榮長爲臣妾終天之經仁聖奕世永戴明明同年上帝休祥淑

禎藩臣作頌光流德聲吁嗟卿士祇承予聽

藝文類聚四十五初學記十

冬至獻饗頌

玉趾既御履和蹈貞行與祿邁動已福并南闕比戶西巡王城翽

翔萬域聖體浮輕藝文類聚七十

酈生頌序

余道經酈生之墓聊駐馬書此文于其碑側書鈔九十八

玄俗頌

玄俗妙識飢餌神穎在陰倏逝卽陽無景消搖北岳陵霄引領揮

霧昊天含神自靜藝文類聚七十八

列女傳頌

尚卑貴禮永世作程文選石闕銘注

母儀頌

殷湯令妃有莘之女仁教內修度義已處清謚後宮九嬪有序伊

為勝臣遂作元輔初學記十

賢明頌

於鑠姜后光配周宣非義不動非禮不言晏起失朝永巷告愆王

大三百七十

小七十六

用勤政萬國已虔初學記十

宜男花頌

草號宜男既畦且貞厥貞伊何惟乾之嘉其畦伊何綠葉丹花光

采晃曜配彼朝日君子耽樂好和琴瑟固作螽斯微立孔臧福齊

大妃永世克昌藝文類聚八十一

柳頌序

余已閑暇駕言出遊過友人楊德祖之家視其屋宇寥廓庭中有

一柳樹聊戲刊其枝葉故著斯文表之遺翰遂因辭勢已譏當今

之士藝文類聚八十九御覽九百五十七

畫贊并序

蓋畫者鳥書之流也昔明德馬后美于色厚于德帝用嘉之嘗從

觀畫過虞舜之像見娥皇女英帝指之戲后曰恨不得如此人爲

妃又前見陶唐之像后指堯曰嗟乎羣臣百僚恨不得戴君如是

帝顧而咨嗟焉故夫畫所見多矣上形太極混元之前卻列將來

未萌之事

藝文類聚七十四御覽一又七百五十

觀畫者見三皇五帝莫不仰戴見三季暴主莫不悲惋見篡臣賊
嗣莫不切齒見高節妙士莫不忘食見忠節死難莫不抗首見放
臣斥子莫不歎息見淫夫妬婦莫不側目見令妃順后莫不嘉貴
是知存乎鑒者圖畫也

御覽七百五十一引歷代名畫記魏曹植案此條亦畫贊序也張溥題為畫說

庖羲

木德風姓八卦創焉龍瑞名官法地象天庖廚祭祀罟網漁畋瑟

呂像時神德通玄

藝文類聚十一御覽七十八

女媧

古之國君造簧作笙禮物未就軒轅纂成或云二皇人首虵形神

化七十何德之靈

藝文類聚十一御覽七十八

大三百八十七
小一百

神農

少典之胤火德承木造為耒耜導民播穀正為雅琴曰暘風俗

藝文

類聚十一

黃帝

少典之孫神明聖哲土德承火赤帝是滅服牛乘馬衣裳是制氏

雲名官功冠五列

藝文類聚十一

黃帝三鼎

鼎質文精古之神器黃帝是鑄曰像太一能輕能重知凶識吉世

衰則隱世和則出

藝文類聚十一

少昊

祖自軒轅青陽之裔金德承土儀鳳帝世官號鳥名殊職別系農

正扈氏各有品制

藝文類聚十一御覽七十九

顯頊

昌意之子祖自軒轅始誅九黎水德統天曰國為號風化神宣威

賜八極靡不祗虔藝文類聚十一御覽七十九

帝嚳

祖自軒轅立嚳之裔生言其名木德帝世撫寧天地神聖靈察教

弭四海明竝日月藝文類聚十一御覽八十

帝堯

火德統位父則高辛克流共工萬國同塵調適陰陽其惠如春巍

巍成功配天則神藝文類聚十一御覽八十

巢父許由池主

堯禪許由巢父是恥穢其溷聽臨河洗耳池主是讓曰水為濁嗟

此三士清足厲俗藝文類聚三十六

姜嫄簡狄

嚳有四妃子皆為王帝摯早崩堯承天綱玄鳥大跡殷周美祥稷

大五百零七
小七十

契既生功顯虞唐藝文類聚十五初學記十

帝舜

顓頊氏族重瞳神聖克協頑瞽應唐泣政除凶舉俊已齊七政膺

歷受禪顯天之命藝文類聚十一

夏禹

吁嗟夫子拯世濟民克卑宮室致孝鬼神蔬食薄服絛冕乃新厥德不同其誠可親疊疊其德溫溫其仁尼稱無間何德之純藝文類聚

十一御覽八十二

禹治水

嗟夫夏禹實勞水功西鑿龍門疏河道江梁岐既闢九州已同天

賜立圭奄有萬邦藝文類聚十一御覽八十二

禹渡河

禹濟于河黃龍負船舟人竝懼禹歎仰天子受大運勤功恤民死

亡命也龍乃弭身藝文類聚十一御覽八十二

禹妻

禹娶塗山土功是急聞啟之生過門不入女嬌達義明勳是執成

長聖嗣天祿呂襲藝文類聚十五初學記十

殷湯

殷湯伐夏諸侯振仰放桀鳴條南面曰王桑林之禱炎災克償伊

尹佐治可謂賢相藝文類聚十二

湯禱桑林

惟殷之世炎旱七年湯禱桑林祈福于天翦髮離爪自己為牲皇

靈感應時雨曰零藝文類聚十二

下隨

湯將伐桀謀于卜子既克讓位隨曰為恥薄于殷世著自汗已自

投潁水清風邈矣藝文類聚三十六

大三百零七

小八十一

周文王要辭命其良謀吳黜其凶於赫聖德實惟文王三分有二猶服事商化加虞芮傍暨西方王

業克昭武嗣遂光藝文類聚十二御覽八十四

文王赤雀秦割河西伯積德天命攸顧赤雀銜書爰集昌戶瑞為天使和氣所致嗟

爾後王昌期而至藝文類聚十一御覽八十四

武王聖靈出吉桓桓武王繼世滅殷咸在尚父旦作亂臣功加四海救世濟民天

下宗周萬國是賓藝文類聚十二

成王子庚成王繼武賢聖保傅年雖幼稚岐嶷有素初疑周公終焉克寤旦

奭佐治遂至刑錯藝文類聚十二

周公尚

陳王植

卷十七

七

七

成王即位年尚幼稚周公居攝四海慕利罰叛柔服祥應仍至誦

長反政達天忠義藝文類聚十二

田開疆公孫接古治子藝文類聚十二

齊疆接子勇節徇命虎門之搏忽宴置釁矜而自伐輕死重分御覽

七百五十四萬國異書

漢高帝藝文類聚十二

屯雲斬蛇靈母告祥朱旗既抗九野披攘禽嬰克羽埽滅英雄承

機帝世功著武湯藝文類聚十二

商山四皓藝文類聚十二

嗟爾四皓避秦隱形劉項之爭養志弗營不應朝聘保節全貞應

命太子漢嗣呂監藝文類聚四

文帝藝文類聚十二

孝文即位愛物檢身驕吳撫越匈奴和親納諫赦罪呂德懷民殆

至刑錯萬國化淳藝文類聚卷十二

景帝

景帝明德繼文之則肅清王室克滅七國省役薄賦百姓殷昌風

移俗易齊美成康藝文類聚卷十二 御覽八十八

武帝

世宗光光文武是攘威震百蠻恢拓土疆簡定律麻辨修舊章封

天禪土功越百王藝文類聚卷十二 御覽八十八

班婕妤

有德有言實惟班婕妤盈冲其驕窮悅其厭在夷貞堅在晉正接臨

颯端幹衝霜振葉初學記十

長樂觀畫贊

妙哉平生才巧若神辭賦之作華若望春書鈔一百 五歎賞

禹廟贊序

有禹祠植移于其城城本名杞城續漢郡國志三注補

吹雲贊太古答柳嶺賦之於華林望春

天地變化是生神物吹雲吐潤浮氣蒼鬱藝文類聚一

魏德論論魏武帝之博學多識而自伐輕死重分

名儒按讖良史披圖書鈔九魏漢其祖其祖在夷貞望在晉五封

栖筆寢牘含光而不朗矇竊惑焉書鈔一百四

在昔太初玄黃混并渾沌濛鴻兆朕未形御覽

不能貫道義之精英窮混元于太素亦已明矣御覽

元氣否塞玄黃憤薄星辰亂逆陰陽舛錯國無完邑陵無掩骼四

海鼎沸蕭條沙漠武皇之興也曰道凌殘義氣風發神戈退指則

妖霧順制靈弧雲舉則朝陽播越唯我聖后神武蓋天威光左婦

辰彗北彎首尾爭擊氣齊率然乃電口北口席卷千里隱乎若崩

嶽盱乎若潰海愠彼蠻夏蠢爾弗恭脂我蕭斧簡武鍊鋒星陳而

天運振耀乎南封荆人風靡交益影從軍蘊餘勢襲利乘權蕩鬼
區于白水擒矯制乎遐川仰屬目于條支晞弱水之潺湲薄張騫
于大夏笑驃騎于祁連其化之也如神其養之也如春柔遠能邇
誰敢不賓憲度增飾日耀月光跡存乎建安道隆乎延康于是漢
氏歸義顧音孔昭顯禪天位希唐放堯上猶謙謙弗納也發不世
之明詔薄皇居而弗泰蹈北人之清節美石戶之高介義貫金石
神明呂興神祇致祥乾靈效祐于是羣公卿士功臣列辟率爾而
進曰昔文王三分居二呂服事殷非能之而弗欲蓋欲之而弗能
況天網不禁皇綱圯紉一民非復漢萌尺土非復漢有故武皇創
跡于前陛下光美于後蓋所謂勳成于彼位定于此者也將使斯
民播柅鬯殖靈芝鋤六穽挹醴滋遂乃凱風迴焱甘露而時農夫
詠于田壠織婦吟而綜絲黃吻之齟含哺而怡貽背之老擊壤而
嬉古雖稱乎赫胥曷若斯之大治乎于時上富于春秋聖德汪濊

奇志妙思神鑒靈察方將審御陰陽增耀日月極禎祥于遐奧飛
仁風呂樹惠既游精萬機揆幽洞淡消搖六藝兼覽儒林抗思乎
文藻之場圃容與乎道術之疆畔超天路而高峙階清雲曰妙觀
將參跡于三皇豈徒論功于大漢天地位矣九域清矣皇化四達
帝猷成矣明哉元首股肱貞矣禮樂既作興頌聲矣固將封泰山
禪梁甫歷名川曰祈福周五方之靈宇越八九于往素踵帝皇之
靈矩流餘祚于黎蒸鍾元吉乎聖主藝文類聚十又略見書鈔十
二文選王元長曲水詩序注
武創洪基克光厥德文選王元長永明九年策秀才文注引曹
植魏德頌又孫楚為石苞與孫皓書注
織雲不形陽光赫戲文選傅立
禛詩注
玄晏之化豐洽之政文選陸機
演連珠注

甘露謳

玄德洞幽飛化上承甘露曰降蜜滄冰凝觀陽弗晞瓊爵是承獻
之帝朝曰明聖徵初學記二御覽十二
並引曹植魏德論謳

時雨謳

於穆聖皇仁 暘惠渥辭獻 減膳日服鰥 獨和氣致祥 時雨滂漑野 草萌變化成嘉穀

藝文類聚 八十五

嘉禾謳

猗猗嘉禾 惟穀之精 其洪及盈 箱協穗殊 莖昔生周朝 今植魏庭 獻之廟堂 日昭厥靈

藝文類聚 八十五

木連理謳

皇樹嘉德 風靡雲披 有木連理 別幹同枝 將承大同 應天之規

御覽

白鵲謳

晉書 卷八十五

鵲之彊彊 詩人取喻 今存聖世 呈質見素 飢食茗華 渴飲清露 異于疇匹 眾鳥是慕

藝文類聚 九十二

案 八十八 引魏德論曰 武帝執政 日白鵲集于庭槐

白鳩謳

晉書 卷八十五

班班者鳩爰素其質昔翔殷邦今為魏出朱日丹趾靈姿詭類載

飛載鳴彰我皇懿

藝文類聚卷九十二

案文心雕龍封禪篇云陳思魏德假論客主問答迂緩且已于言勞深勸寡騷缺焉據此知魏德論假客主問答篇首所輯

書鈔二條乃客問也餘皆主答

徒論功于大漢天地位矣九域清矣皇化

木重野豈于黎黎鍾元吉乎聖主

未重野豈于黎黎鍾元吉乎聖主

未重野豈于黎黎鍾元吉乎聖主

未重野豈于黎黎鍾元吉乎聖主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早前錄文外嘉慶八十五

早前錄文外嘉慶八十五

全三國文卷十七終

六一百八十四
小一百一十八

全三國文卷十八

烏程嚴可均校輯

魏十八

陳王植六

征蜀論

今將已謀謀為劔戟已仁義

策一作

為旌旗師徒不擾藉力天師

書鈔

一百十六

下礮成雷榛殘木碎

干戈所拂則何虜不崩虛鼓一駭則何城不登

書鈔一百一十七兵勢

周成漢昭論

周公已天下初定武王既終而成王尚幼未能定南面之事是已

推已忠誠稱制假號二弟流言邵公疑之發金滕之匱然後用寤

亦未決也至于昭帝所已不疑于霍光亦緣武帝有遺詔于光使

光若周公踐天子之位行周公之事吾恐叛者非徒二弟疑者非徒邵公也且賢者固不能知聖賢自其宜耳昭帝固可不疑霍光成王自可疑周公也若已昭帝勝成王霍光當踰周公耶若已堯舜爲成王湯禹作管蔡邵公周公之不見疑必也

御覽四百四十七

漢二祖優劣論

客有問余曰夫漢二帝高祖光武俱爲受命撥亂之君比時事之難易論其人之優劣孰者爲先余應之曰昔漢之初興高祖因暴秦而起官由亭長口自亡徒招集英雄遂誅強楚光有天下功齊湯武業流後嗣誠帝王之元勳人君之盛事也然而名不繼德行不純道寡善人之美稱鮮君子之風采惑秦宮而不出窘項座而不起計失乎酈生忿過乎韓信太公是誥于孝違矣敗古今之大教傷王道之實義身沒之後崩亡之際果令凶婦肆醜酷之心嬖妾被人豕之刑亡趙幽囚禍殃骨肉諸呂專權社稷幾移凡此諸

事豈非高祖寡計淺慮已致口然彼之雄才大略俶儻之節信當
世至豪健壯傑士也又其裒將蓋臣皆古今之鮮有歷世之希覩
彼能任其才而用之聽其言而察之故兼天下而有帝位流巨勳
而遺元功也不然斯不免當世之妄夫世祖體乾靈之休德稟貞
和之純精通黃中之妙理韜亞聖之懿才其爲德也聰達而多識
仁智而明恕重慎而周密樂施而愛人值陽九無妄之世遭炎光
厄會之運殷爾雷發赫然神舉用武略已攘暴興義兵已埽殘神
光前驅威風先逝軍未出于南京莽已弊于西都夫當此時也九
州鼎沸四海淵涌言帝者二三稱王者四五咸鴟視狼顧虎超龍
驤光武秉朱光之巨鉞震赫斯之隆怒其蕩滌凶穢勦除醜類若
順迅風而縱烈火曬白日而埽朝雲也爾乃廟勝而後動眾計定
而後行師故攻無不陷之壘戰無奔北之卒是已羣下欣欣歸心
聖德宣仁已和眾邁德已來遠故實融聞聲而影附馬援一見而

歎息股肱有濟濟之美元首有穆穆之容敦睦九族有唐虞之稱
高尚純朴有羲皇之素謙虛納下有吐握之勞畱心庶事有日昃
之勤乃規弘迹而造皇極創帝道而立德基是已計功則業殊比
隆則事異旌德則靡愆言行則無穢量力則勢微論輔則力劣卒
能握乾圖之休徵應五百之顯期立不刊之遐迹建不朽之元功
金石播其休烈詩書載其勳懿故曰光武其優也

藝文類聚十二
御覽四百四十

藉田論

案張溥本
作說誤

春耕于藉田郎中令侍寡人焉顧而謂之曰昔者神農氏始嘗百
草教民種植今寡人之興此田將欲已擬乎治國非徒娛耳目而
已也夫營疇萬畝厥田上下經已大陌帶已橫阡奇桺夾路名果
被園司農是掌是爲公田

已上四語從御覽
八百二十一補

此亦寡人之封疆也

寡人玉輦登于金商之館察田夫之私者使習壤者相澤仁才者

大五百九十八

小三十六

播種田修種理必賜之曰巨觴田蕪種穢必戮之曰柔桑已上九語從書

鈔三十九補 日殄沒而歸館晨未昕而即野此亦寡人之先下也菽藿

特疇禾黍異田此亦寡人之政理也及其息沸涌底重陰懷有虞

撫素琴此亦寡人之所習樂也蘭蕙荃蘅植之近疇此亦寡人之

所親賢也藜蓬臭蔚棄之乎遠疆此亦寡人之所遠佞也若年豐

歲登果茂菜滋則臣僕小人咸取驗焉藝文類聚二十九

封人有能曰輕鑿修鉤去樹之蝎者樹得曰繁茂中舍人曰不識

治天下者亦有蝎乎寡人告之曰昔三苗共工鯀驩兜非堯之蝎

與問曰諸侯之國亦有蝎乎寡人告之曰齊之諸田晉之六卿魯

之三桓非諸侯之蝎與然三國無輕鑿修鉤之任終于齊篡魯弱

晉國曰分不亦痛乎曰不識為君子者亦有蝎乎寡人告之曰固

有之也富而慢貴而驕殘仁賊義甘財悅色亦君子之蝎乎天子

勤耘曰收一國大夫勤耘曰收世祿君子勤耘曰顯令德夫農者

始干種終干穫澤既時矣苗既美矣棄而不耘則故為荒疇蓋豐
年者期于必收譬修道亦期于沒身也藝文類聚三十九
御覽八百二十一

輔臣論

蓋精微聽察理析豪分規矩可則阿保不傾羣言系于口而研覈
是非典誥總乎心而唯所用之者鍾太傅也書鈔五十二
藝文類聚四十六
御覽二百

六
清素寡欲聰敏特達存志太虛安心玄妙處平則曰和養德遭變
則曰斷蹈義華太尉歆也書鈔五十一

文武竝亮權智時發奢不過制儉不損禮入毗皇家帝之股肱出
作侯伯實撫東夏者曹大司馬也書鈔五十一
原注曹仁也

知慮深奧淵然難測執節平敵中表維藩恭已奉上愛已接下納
言左右為帝喉舌曹大將軍也書鈔五十一
原注曹真也
御覽二百三十八

英辨博通御覽作辨博通幽今
從文選魏都賦注見傳異慶德實充塞于內知謀縱

橫于外解疑釋滯剖散盤詰者王司徒也書鈔五十二原注王

口口疏達至德純粹容中下云則眾諸不身此二句轉寫誤進吐善謀則

眾議不格者陳司空也書鈔五十二原注陳羣也

魁傑雄特秉心平直威嚴允憚風行草靡在朝則匡贊時裕百僚

儀一臨事則戎昭果毅折衝厭難者司馬驃騎也書鈔六十四原注晉宣王也御

覽二百三十八

仁孝論

且禽獸悉知愛其母知其孝也唯白虎麒麟稱仁獸者已其明盛

衰知治亂也孝者施近仁者及遠御覽四百十九

相論

世人固有身瘠而志立體小而名高者于聖則否是已堯眉八彩

舜目重瞳禹耳參漏文王四乳然則世亦有四乳者此則駑馬一

毛似驥耳藝文類聚七十五

宋臣有公孫呂者長七尺面長三尺廣三寸名震天下若此之狀
蓋遠代而求非一世之異也使形殊于外道合其中名震天下不
亦宜乎語云無憂而戚憂必及之無慶而歡樂必還之此心有先
動而神有先知則色有先見也故扁鵲見桓公知其將亡申叔見
巫臣知其竊妻而逃也藝文類聚七十五

荀子曰曰為天不知人事耶則周公有風雷之災宋景有三次之
福曰為知人事乎則楚昭有弗禱之應邾文無延期之報由是言
之則天道之與相占可知而不疑不可得而無也藝文類聚七十五

白起為人小頭而銳瞳子白黑分明故可與持久難與爭鋒書鈔二百一十五

貪惡鳥論御覽九百二十三題如此

國人有曰伯勞鳥生獻諸廷者王召見之侍臣曰世同惡伯勞之
鳴敢問何謂也王曰月令仲夏鷦始鳴詩云七月鳴鷦夏五月鷦

則鳴博勞也昔尹吉甫信用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
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俗傳云吉甫後悟追傷伯奇出遊于田見
異鳥鳴于桑其聲嗷然吉甫心動曰無乃伯奇乎鳥乃撫翼其音
尤切吉甫曰果吾子也乃顧曰伯勞乎是吾子棲吾輿非吾子飛
勿居言未卒鳥尋聲而棲于蓋歸入門集于井榦之上向室而號
吉甫命後妻載弩射之遂射殺後妻曰謝之故俗惡伯勞之鳴言
所鳴之家必有禍也此好事者附名爲之說而今俗人晉傳惡之
其實否也伯勞已五月而鳴應陰氣之動陽氣爲仁養陰爲賊害
案毛詩正義作
陰爲殺殘賊伯勞蓋賊害之鳥也屈原曰恐鷓鴣之先鳴使百
草爲之不芳其聲鷓鴣然故曰其音名俗憎之也若其爲人災害
愚民之所信通人之所略也鳥鳴之惡自取憎人言之惡自取滅
不能有累于當世也而凶人之行事弗可易梟鷲之鳴弗可更者
天性然也昔荆之梟將徙巢于吳鳩遇之曰子將安之梟曰將巢

于吳鳩曰何去荆而巢吳乎梟曰荆人惡子之聲鳩曰子能革子之聲則免無為去荆而巢吳也如不能革子之聲則吳楚之民不易情也為子計者莫若宛頸戢翼終身勿復鳴也昔會朝議者有人問曰寧有聞梟食其母乎有荅之者曰嘗聞烏反哺未聞梟食其母也問者慙悵不善也孟春之旦從太陽貴方放鳥雀者加其祿也得螿者莫不馴而放之為利人也得蚤者莫不糜之齒牙為害身也鳥獸昆蟲猶曰名聲見異況夫吉士之與凶人乎

四又九十二又見毛詩七月正義御覽九百二十三九百五十一

其執文類聚二十

螢火論

詩云熠燿宵行章句曰為鬼火或謂之磷未為得也天陰沈數雨在于秋日螢火夜飛之時也故云宵行

毛詩東山正義

辯道論

夫神仙之書道家之言乃言傳說上為辰尾宿歲星降下為東方

大五百六十
小五十五

朔淮南王安誅于淮南而謂之獲道輕舉鉤弋死于雲陽而謂之
尸逝柩空其爲虛妄甚矣哉中興篤論之士有桓君山者其所著
述多善劉子駿嘗問言人誠能抑嗜欲闔耳目可不衰竭乎時庭
下有一老榆君山指而謂曰此樹無情欲可忍無耳目可闔然猶
枯槁腐朽而子駿乃言可不衰竭非談也君山援榆喻之未是也
何者案此下有脫文余前爲王莽典樂大夫樂記云文帝得魏文侯樂人
竇公年百八十兩目盲帝奇而問之何所施行對曰臣年十三而
失明父母哀其不及事教臣鼓琴臣不能導引不知壽得何力君
山論之曰頗得少盲專一內視精不外鑒之助也先難子駿曰內
視無益退論竇公便已不外鑒證之吾未見其定論也君山又曰
方士有董仲君有罪繫獄佯死數日日陷蟲出死而復生然後竟
死生之必死君子所達夫何喻乎夫至神不過天地不能使蟄蟲
夏潛震雷冬發時變則物動氣移而事應彼仲君者乃能藏其氣

尸其體爛其膚出其蟲無乃大怪乎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郗儉始能行氣導引慈曉房中之術儉善辟穀悉號三百歲本所召集之于魏國者誠恐斯人之徒挾姦宄以欺眾行妖隱以惑民故聚而禁之也豈復欲歡神仙于瀛洲求安期于海島釋金輅而履雲輿棄六驥而羨飛龍哉自家王與太子及余兄弟咸以爲調笑不信之矣然始等知上遇之有恆奉不過于員吏賞不加于無功海島難得而遊六絨難得而佩終不敢進虛誕之言出非常之語余嘗試郗儉絕穀百日躬與之寢處行步起居自若也夫人不食七日則死而儉乃如是然不必益壽可已療疾而不憚饑饉焉左慈善修房內之術差可終命然自非有志至精莫能行也甘始者老而有少容自諸術士咸共歸之然始辭繁寡實頗有怪言余嘗辟左右獨與之談問其所行溫顏以誘之美辭以導之始語余吾本師姓韓字世雅嘗與師于南

海作金前後數四投數萬斤金于海又言諸梁時西域胡來獻香
罽腰帶割玉刀時悔不取也又言車師之西國兒生擘背出脾欲
其食少而努行也又言取鯉魚五寸一雙令其一著藥俱投沸膏
中有藥者奮尾鼓鰓游行沈浮有若處淵其一者已熟而可噉余
時問言率可試不言是藥去此逾萬里當出塞始不自行不能得
也言不盡于此頗難悉載故粗舉其巨怪者始若遭秦始皇漢武
帝則復爲徐市欒大之徒也桀紂殊世而齊惡姦人異代而等僞
乃如此耶又世虚然有仙人之說仙人者儻猱援之屬與世人得
道化爲仙人乎夫雉入海爲蛤鷺入海爲蜃當其徘徊其翼差池
其羽猶自識也忽然自投神化體變乃更與龜鼈爲羣豈復自識
翔林薄巢垣屋之娛乎牛哀病而爲虎逢其兄而噬之若此者何
貴于變化耶夫帝者位殊萬國富有天下威尊彰明齊光日月宮
殿闕庭焜耀紫微何顧乎王母之宮崑崙之域哉夫三鳥被致不

如百官之美也素女常娥不若椒房之麗也雲衣雨裳不若黼黻
 之飾也駕螭載霓不若乘輿之盛也瓊蕊玉華不若玉圭之潔也
 而顧為匹夫所罔納虛妄之辭信眩惑之說隆禮曰招弗臣傾產
 曰供虛求散王爵曰榮之清閑館曰居之經年累稔終無一驗或
 沒于沙丘或崩于五柞臨時雖復誅其身滅其族紛然足為天下
 一笑矣若夫玄黃所曰娛曰鏗鏘所曰聳耳媛妃所曰紹先芻豢
 所曰悅口也何必甘無味之味聽無聲之樂觀無采之色也然壽
 命長短骨體強劣各有人焉善養者終之勞擾者半之虛用者天
 之其斯之謂矣

博物志後漢甘始傳注魏志華佗傳注藝文類聚
 七十八御覽三百七十六又八百十一又辨正論

廣弘明集集古今
 佛道論衡實錄一

釋疑論

初謂道術直呼愚民詐偽空言定矣及見武皇帝試閉左慈等令
 斷穀近一月而顏色不減氣力自若常云可五十年不食正爾復

大五百九十二
 小五十五

大五...十五

何疑哉

令甘始已藥含生魚而煮之于沸脂中其無藥者熟而可食其銜藥者游戲終日如在水中也又已藥粉桑已飼蠶蠶乃到十月不老又已往年藥食雞雛及新生犬子皆止不復長已還白藥食白犬百日毛盡黑乃知天下之事不可盡知而已臆斷之不可任也但恨不能絕聲色專心已學長生之道耳

抱朴子內篇論仙

髑髏說

曹子遊乎陂塘之濱步乎綦穢之藪蕭條潛虛經幽踐阻顧見髑髏塊然獨居于是伏軾而問之曰子將結纓首劍殉國君乎將被堅執銳斃三軍乎將嬰茲固疾命殞傾乎將壽終數極歸幽冥乎叩遺骸而歎息哀白骨之無靈慕嚴周之適楚儻託夢已通情于是佯若有來况若有存影見容隱厲響而言曰子何國之君子乎既枉輿駕愍其枯朽不惜咳唾之音慰已若言子則辯于辭矣然

陳王植

未達幽冥之情識死生之說也夫死之為言歸也歸也者歸于道也道也者身已無形為主故能與化推移陰陽不能更四節不能虧是故洞于纖微之域通于恍惚之庭望之不見其象聽之不聞其聲挹之不沖滿之不盈次之不凋噓之不榮激之不流凝之不停寥落溟漠與道相拘偃然長寢樂莫是喻曹子曰予將請之上帝求諸神靈使司命輟籍反子骸形于是髑髏長呻廓背曰甚矣何子之難語也昔太素氏不仁無故勞我曰形苦我曰生今也幸變而之死是反吾真也何子之好勞我之好逸子則行矣余將歸于太虚于是言卒響絕神光霧除顧將旋軫乃命僕夫拂曰玄塵覆曰縞巾爰將藏彼路濱壅曰丹土翳曰綠榛夫存亡之異勢乃宣尼之所陳何神憑之虚對云死生之必均

藝文類聚十七

說疫氣

建安二十二年癘氣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

闔門而殪或覆族續漢五行志五注補作舉族而喪或已為疫者鬼神所作人

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戶之人耳若夫殿處鼎食之家

重貂累蓐之門若是者鮮焉此乃陰陽失位寒暑錯時是故生疫

而愚民懸符厭之亦可笑也御覽七百四十二

鹹水之魚不游于江淡水之魚不入于海藝文類聚九十六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三國文卷十八終

大一百三十二
小二十八

全三國文卷十九

烏程嚴可均校輯

魏十九

陳王植

大饗碑序

惟延康元年八月旬有八日辛未魏王龍興踐祚規恢鴻業構亮
 皇基萬邦統世忿吳夷之凶暴滅蜀虜之僭逆王赫斯怒順天致
 罰奮虓虎之校簡猛銳之卒爰整六軍率匈奴怒暨單于烏桓鮮卑
 引弓之類持戟百萬控弦千隊玄甲曜野華旗蔽日天動雷震星
 流雷發戎備素辨役不更藉農夫安疇商不變肆是日士有拊謀
 之驩民懷惠康之德皇恩所漸無遠不至武師所加無強不服故
 寬令西飛則蜀將東馳六旆南徂則吳黨委質二虜震驚魚爛陷
 潰將汜舟三江之流方軌邛來之阪斬吳夷已染鉞血蜀虜已繫

鼓曜天威于遐裔復九圻之疆寓除生民之災孽去聖皇之宿憤
次于舊邑觀釁而動築壇壝之宮置表著之位大饗六軍爰及譙
縣父老男女臨饗之日陳兵清涂慶雲垂覆乃備俾禦整法駕設
天宮之列衛乘金華之鸞路達升龍于太常張天狼之威弧千乘
風舉萬騎龍驤威靈之飾震曜康衢既登高壇蔭九增之華蓋處
流蘇之幄坐陳旅酬之高會行無算之酣飲旨酒波流肴烝陵積
瞽師設縣金奏讚樂六變既畢乃陳祕戲巴俞丸劍奇舞麗倒衝
夾踰鋒上索踰高舩鼎緣橦舞輪擲鏡騁狗逐兔戲馬立騎之妙
技白虎青鹿辟非辟邪魚龍靈龜國鎮之怪獸瓌變屈出異巧神
化自卿校將守已下下及陪臺隸圉莫不歆淫宴喜咸懷醉飽雖
夏啟均臺之饗周成岐陽之搜高祖邑中之會光武舊里之宴何
已尚茲是已刊石立銘光示來葉其辭曰

赫王師征南裔奮靈威震天外吳夷讐蜀虜竄區夏清八荒艾幸

舊邦設高會皇德洽洪恩邁刊金石光萬世

隸釋十九 案聞人年準魏敬侯碑陰云

大饗碑衛凱文並書天下碑錄引圖經云曹子建文鍾繇書今姑錄入子建集俟攷

承露盤頌銘

并序

夫形能見者莫如高物不朽者莫如金氣之清者莫如露盛之安者莫如盤皇帝乃詔有司鑄銅建承露盤莖長十二丈大十圍上盤徑四尺九寸下盤徑五尺銅龍繞其根龍身長一丈背負兩子自立于芳林園甘露仍降使臣為頌銘

藝文類聚九十八初學記二御覽十二七百五十八

文選沈約齊安陸王碑文注

右頌

峇峇承露峻極太清神石礪魄洪基岳停下潛醴泉上受雲英和氣四充翔風所經匪我明后孰能經營近歷闡度三光朗明殊俗歸義祥瑞混并鸞鳳晨棲甘露霄零神明攸協高而不傾奉戴巍巍恭統神器固若露盤長存永貴聖賢繼跡奕世明德不忝先功

保茲皇極垂祚億兆永荷天秩藝文類聚七十三

右銘

寶刀銘

造茲寶刀既礪既礪匪已尚武予身是衛麟角匪觸鸞距匪蹙藝文

類聚六十初學記二十一
御覽三百四十六

光祿大夫荀侯誄建安十七年

如冰之清如玉之潔法而不威和而不藝百僚士庶欷歔霑纓機

女投杼農夫輟耕輪給輒而不轉馬悲鳴而倚衡藝文類聚四十九

王仲宣誄

惟建安二十二年藝文類聚三年正月二十四日戊申魏故侍中關內

侯王君卒嗚呼哀哉皇穹神察喆人是恃如何靈祇殲我吉士誰

謂不庸早世即冥誰謂不傷華繁中零存亡分流天遂藝文類聚同

期朝聞夕沒先民所思何用誄德表之素旗何已贈終哀已送之

遂作誄曰采之則麴糵醱育靈氣馳秦秦姓神效與賜高舉
 猗歟侍中遠祖彌芳公高建業佐武伐商爵同齊魯邦祀絕亡流
 裔畢萬勳績惟光晉獻賜封于魏之疆天開之祚末胄稱王厥姓
 斯氏條分葉散世滋芳烈揚聲秦漢會遭陽九炎光中矇世祖撥
 亂爰建時雍三台樹位履道是鍾寵爵之加匪惠惟恭自君二祖
 為光為龍僉曰休哉宜翼漢邦或統太尉或掌司空百揆惟敘五
 典克從天靜人和皇教遐通伊君顯考奕葉佐時入管機密朝政
 曰治出臨朔岱庶績咸熙君曰淑懿繼此洪基既有令德材技廣
 宣強記洽聞幽讚微言文若春華思若涌泉發言可詠下筆成篇
 何道不洽何執不閑棊局逞巧博奕惟賢皇家不造京室隕顛宰
 臣專制帝用西遷君乃羈旅離此阻艱翕然鳳舉遠竄荆蠻身窮
 志達居鄙行鮮振冠南嶽濯纓清川潛處蓬室不干勢權我公奮
 鉞耀威南楚荆人或違陳戎講武君乃義發算我師旅高尚霸功

投身帝宇斯言既發謀夫是與是與伊何響我明德投戈編都稽
顙漢北我公實嘉表揚京國金龜紫綬已彰勳則勳則伊何勞謙
靡已憂世忘家殊略卓峙乃署祭酒與君行止算無遺策畫無失
理我王建國百司儁乂君已顯舉秉機省闈戴蟬珥貂朱衣皓帶
入侍帷幄出擁華蓋榮曜當世芳風掩藹嗟彼東夷憑江阻湖騷
擾邊境勞我師徒光光戎路霆駭風徂君侍華轂輝輝王塗思榮
懷附望彼來威如何不濟運極命衰寢疾彌留吉往凶歸嗚呼哀
哉翩翩孤嗣號慟崩摧發軔北魏遠迄南淮經歷山河泣涕如頽
哀風興感行雲徘徊游魚失浪歸鳥忘栖嗚呼哀哉吾與夫子義
貫丹青好和琴瑟分過友生庶幾遐年攜手同征如何奄忽棄我
夙零感昔宴會志各高厲予戲夫子金石難弊人命靡常吉凶異
制此驩之人孰先殞越何寤夫子果乃先逝又論死生存亡數度
予猶懷疑求之明據儻獨有靈游魂泰素我將假翼飄颻高舉超

登景雲要子天路喪柩既臻將反魏京靈輜迴軌白驥悲鳴虛廓
無見藏景蔽形孰云仲宣不聞其聲延首歎息兩泣交頸嗟乎夫
子永安幽冥人誰不沒達士徇名生榮死哀亦孔之榮嗚呼哀哉

文選又藝文類聚四十八

武帝誄

於惟我王承運之衰神武震發羣雄殄夷拯民于下登帝太微德
美旦奭功越彭韋九德光備萬國作師寢疾不興聖體長歸華夏
飲淚黎庶含悲神翳功顯身沈名飛敢揚聖德表之素旗乃作誄
曰

於穆我王胄稷胤周賢聖是紹元懿允休先侯佐漢實惟平陽功
成績著德昭二皇民已盜一興詠有章我王承統天姿時生年在
志學謀過老成奮臂舊邦飜身上京袁與我王平交若神張陳背
誓傲帝虐民擁徒百萬虎視朔濱我皇赫怒戎車列陳武卒號闕

如雷如震攬槍北埽舉不浹辰紹遂奔北河朔是賓振旅京室帝
嘉厥庸乃位承相總攝三公光受上爵君臨魏邦九錫昭備大路
火龍玄監靈蔡探幽洞微下無僞情姦不容非敦儉尚古不玩珠
玉曰身先下民曰純樸聖性嚴毅平修清一唯善是嘉靡疏靡昵
怒過雷霆喜踰春日萬國肅虔望風震慄旣總庶政兼覽儒林躬
著雅頌被之瑟琴茫茫四海我王康之微微漢嗣我王匡之羣桀
扇動我王服之喁喁黎庶我王育之光有天下萬國作君虔奉本
朝德美周文曰寬克眾每征必舉四夷賓服功踰聖武翼帝王世
神武鷹揚左鉞右旄威凌伊呂牟踰耳順體愉忠肅乾乾庶事氣
過方叔宜竝南嶽君國無窮如何不弔禍鍾聖躬棄離臣子背世
長終兆民號咷仰愬上穹旣曰約終令節不衰旣卽梓宮躬御綴
衣璽不存身唯紼是荷明器無飾陶素是嘉旣次西陵幽閨啟路
羣臣奉迎我王安厝窈窕玄宇三光不入潛闈一局尊靈永蟄聖

上臨穴哀號靡及羣臣陪臨佇立已泣去此昭昭于彼冥冥永棄

兆民下君百靈千代萬乘曷時復形藝文類聚十三

聰竟神理文選謝靈運從游京口北固詩注

人事既關總鏡神理文選謝靈運述祖德詩注

任城王誄黃初四年

昔二虢佐文旦爽翼武於休我王魏之元輔將崇懿迹等號齊魯

如何奄忽命不是與仁者悼沒兼彼殊類矧我同生能不慙悴目

想官輝心存平素髣髴魂神馳情陵墓凡夫愛命達者徇名王雖

薨殂功著丹青人誰不沒貴有遺聲乃作誄曰

幼有令質光耀珪璋孝殊閔氏義達參商溫溫其恭爰柔克剛心

存建業王室是匡矯矯元戎雷動兩徂文選褚淵碑文注作雲徂橫行燕代威

懼北胡奔虜無竄還戰高柳王率壯士常為軍首宜究長年永保

皇家如何奄忽景命不遐同盟飲淚百僚咨嗟藝文類聚四十五

文帝誄 并上表

陸青雲而誕德 文選沈約齊安陸王碑文注引曹植上文帝誄表

惟黃初七年五月七日大行皇帝崩嗚呼哀哉于時地震地駭崩山隕霜陽精薄景五緯錯行百姓吁嗟萬國悲傷若喪考妣恩過慕唐擗踊郊野仰想穹蒼僉曰何辜早世殞喪嗚呼哀哉悲夫大行忽焉光滅永棄萬國雲往雨絕承問荒忽惛僮哽咽袖鋒抽刃歎自僵斃追慕三良甘心同穴感惟南風惟呂鬱滯終于偕沒指景自誓攷諸先記尋之哲言生若浮寄唯德可論朝聞夕逝孔志所存皇雖壹沒天祿永延何已述德表之素旃何已詠功宣之管絃乃作誄曰

皓皓太素兩儀始分中和 御覽一作沖利 產物肇有人倫爰暨三皇實秉

道真降逮五帝繼呂懿純三代制作踵武立勳季嗣不維網漏于

秦崩樂滅學儒坑禮焚二世而殲漢氏乃因弗求古訓嬴政是遵

王綱帝典聞爾無聞求光幽昧道究運遷乾坤迴歷簡聖授賢乃
眷大行屬曰黎元龍飛啟祚合契上玄正行定紀改號革年明明
赫赫受命于天仁風偃物德曰禮宣祥惟聖質岐嶷幼齡研幾六
典學不過庭潛心無罔抗志青冥才秀藻朗如玉之瑩聽察無響
瞻觀未形其剛如金其貞如瓊如冰之潔如砥之平爵公無私戮
違無輕心鏡萬機攬照下情思良股肱嘉昔伊呂搜揚側陋舉湯
代禹拔才巖穴取士蓬戶唯德是縈弗拘禰祖宅土之表道義是
圖弗營厥險六合是虞齊契共檢導下曰純恢拓規矩克紹前人
科條品制褒貶曰因乘殷之輅行夏之辰金根黃屋翠葆龍鱗紉
冕崇麗衡紉維新尊肅禮容矚之若神方牧妙舉欽于恤民虎將
荷節鎮彼四鄰朱旗所勦九壤被震疇克不若孰敢不臣縣旌海
表萬里無塵虜備凶徹烏噎江岷摧若涸魚乾腊矯鱗肅慎納貢
越裳效珍條支絕域侍子內賓德儕先皇功侔太古上靈降瑞黃

初倣禘河龍洛龜陵波游下平鈞應繩神鸞翔舞數莢階除系風
扇暑皓獸素禽飛走郊野神鐘寶鼎彤自舊土雲英甘露穢塗破
宇靈芝冒沼朱華蔭渚回回凱風祁祁甘雨稼穡豐登我稷我黍
家佩惠君戶蒙慈父圖致太和洽德全義將登介山先皇作儷鐫
石紀勳兼錄眾瑞方隆封禪歸功天地賓禮百靈勳命視規望祭
四嶽燎封奉柴肅于南郊宗祀上帝三牲既供夏禘秋嘗元侯佐
祭獻璧奉璋鸞輿幽藹龍旂太常爰迄太廟鐘鼓鏗鏗頌德詠功
八佾鏘鏘皇祖既饗烈考來享神具醉止降茲福祥天地震蕩大
行康之三辰暗昧大行光之皇紘絕維大行綱之神器莫統大行
當之禮樂廢弛大行張之仁義陸沈大行揚之潛德隱鳳大行翔
之疏狄遐康大行匡之在位七載元功仍舉將永太和絕跡三五
宜作物師長爲神主壽終金石等算東父如何奄忽摧身后土俾
我熒熒靡瞻靡顧嗟嗟皇穹胡寧忍務嗚呼哀哉明監吉凶體遠

存亡深垂典制申之嗣皇聖上虔奉是順是將乃勅立宇基為首
陽擬迹穀林追堯慕唐合山同陵不樹不疆塗車芻靈珠玉靡臧
百神警侍來賓幽堂耕禽田獸望魂之翔于是俟大隊之致功兮
練元辰之淑禎潛華體于梓宮兮馮正殿曰居靈顧望嗣之號咷
兮存臨者之悲聲悼晏駕之既疾兮感容車之速征浮飛魂于輕
霄兮就黃墟曰滅形背三光之昭晰兮歸立宅之冥冥嗟一往之
不反兮痛閔闔之長局咨遠臣之渺渺兮成凶諱曰怛驚心孤絕
而靡告兮紛流涕而交頤思恩榮曰橫奔兮閔闕塞之嶢崢顧衰
經曰輕舉兮迫關防之我嬰欲高飛而遙憩兮憚天網之遠經遙
投骨于山足兮文選潘岳寡婦賦注引願投骨于山足報恩養于下庭慨拊心而自
悼兮懼施重而命輕嗟微軀之是效兮甘九死而忘生幾司命之
役籍兮先黃髮而隕零天蓋高而察卑兮冀神明之我聽獨鬱伊
而莫愬兮追顧景而憐形奏斯文曰寫思兮結翰墨曰敷誠嗚呼

哀哉 魏志文帝紀注

大司馬曹休誄 太和二年

於穆公侯魏之宗室明德繼踵奕世純粹闡弘汎愛仁已接物藝

已為華體茲亮實年沒弱冠志在雄英高揖名師發言有章東夏

翕然稱曰龍光貧而無怨恐已為難嗟我公侯屢空是安不耽世

祿親悅為歡好彼蓬樞甘此瓢簞味道忘憂踰憲超顏矯矯公侯

不撓其厄呵叱三軍躬奮雄戟足蹴白刃手接飛鏑終弭淮南保

我疆場 藝文類聚四十七

卞太后誄 太和四年

率土噴薄三光改度陵頽谷踊五行互錯皇室蕭條羽檄四布百

姓歔歔嬰兒號慕若喪考妣天下縞素聖者知命殉道竇名義之

攸在亦棄厥生敢揚厚德 本作后德從文選謝表之旒旌光垂罔

極已慰我情乃作誄曰 希逸宣貴妃誄注

大五百四十一 小五十五

我皇之生坤靈是輔作合于魏亦光聖武篤生帝文紹虞之緒龍
飛紫宸奄有九土詳惟聖善岐嶷秀出德配姜嫄不忝先哲立覽
萬機兼才備藝汎納容眾含垢藏疾仰奉諸姑降接儔列陰處陽
潛外明內察及踐大位母養萬國溫溫其仁不替明德悼彼邊氓
未遑宴息恆勞庶事兢兢翼翼親柔蠶館爲天下式樊姬霸楚書
載其庸武王有亂孔歎其功我后齊聖克暘丹聰不出房闈心照
萬邦羊踰耳順乾乾匪倦珠玉不玩躬御綈練日昃忘飢臨樂勿
讌去奢卽儉曠世作顯慎終如始蹈和履貞恭事神祇昭奉百靈
跼天踏地祇畏神明敬微慎獨執禮幽冥虔肅宗廟蠲薦三牲降
福無疆祝云其誠宜享斯祐蒙祉自天何圖凶咎不勉斯年嘗禱
盡禮有篤無痊豈命有終神食其言遺孤在疚承諱東藩擗踴郊
甸灑淚中原追號皇妣棄我何遷昔垂顧復今何不然空宮寥廓
棟宇無煙巡省階塗髣髴櫺軒仰瞻帷幄俯察几筵物不毀故而

人不存痛莫酷斯彼蒼者天遂臻魏都遊魂舊邑大隧開塗靈將
斯戢歎息霧興揮淚雨集徘徊輻樞號咷弗及神光既幽佇立已

泣

藝文類聚十五

平原懿公主誄

俯振地紀仰錯天文悲風激興霜飈雪雰凋蘭天蕙良幹日泯於
惟懿主瑛瑤其質協策應期含英秀出歧嶷之姿實朗實一生在
十旬察人識物儀同聖表聲協音律驥肩識往俛瞳知來求顏必
笑和音則該阿保接手侍御充傍常在襁抱不停第牀專愛一宮
取翫聖皇何圖奄忽罹天之殃魂神遷移精爽翺翔號之不應聽
之莫聆帝用吁嗟嗚咽失聲嗚呼哀哉憐爾早歿不逮陰光改封
大郡惟帝舊疆建土開家邑移蕃王緄珮惟鮮朱紱斯煌國號既
崇哀爾孤獨配爾名才華宗貴族爵已列侯銀艾優渥成禮于宮
靈輻交轂生雖異室歿同山岳爰構玄宮玉石交連朱房皓壁皜

曜電鮮飾終備衛法生象存長擬繕修神閨啟扉二樞竝降雙魂

孰依人誰不沒憐爾尚微阿保激摧聖上傷悲城闕之詩曰日喻

歲况我愛子神光長滅局關一闔曷其復晰藝文類聚十
六初學記十

曹仲雍誄案誄與哀辭
疑止一篇

痛立廬之虛廓文選陸機挽歌行
注引曹植曹喈誄

流塵飄蕩魂安歸文選劉休立擬古詩
注引曹植曹仲雍誄

案張溥本有蒼舒誄乃文
帝作誤收之耳今不錄

金瓠哀辭

予之首女雖未能言固已授色知心矣生十九旬而夭折乃作此

辭曰

在繼緜而撫育向孩笑而未言不終年而天絕何見罰于皇天信
吾罪之所招悲弱子之無讐去父母之懷抱滅微骸于冀土天地
長久人生幾時先後無覺從爾有期

行女哀辭

行女生于季秋而終于首夏三年之中二子頻喪
伊上靈之降命何短修之難裁或華髮已終年或懷妊而逢災感
前哀之未闕復新殃之重來方朝華而晚敷比晨露而先晞感逝
者之不追情忽忽而失度天蓋高而無階懷此恨其誰訴

曹仲雍哀辭

曹喈字仲雍魏太子之中子也三月生而五月亡昔后稷之在寒
冰鬪穀之在楚澤咸依鳥憑虎而無風塵之災今之玄緜文茵無
寒冰之慘羅幃綺帳暖于翔禽之翼幽房閑宇密于雲夢之野慈
母良保仁乎烏菟之情卒不能延期于期載離六旬而天沒
彼孤蘭之眇眇亮成幹其畢榮哀絲絲之弱子早背世而潛形且
四孟之未周將何願乎一齡陰雲迴于素蓋悲風動其扶輪臨埏
闕已歔歔淚流射而霑巾

藝文類聚
三十四

詰紂文

崇侯何功乃用爲輔西伯何辜囚之囹圄囹圄旣成負土旣盈興

立炮烙賊害忠貞

封氏聞見記六

釋愁文

予曰愁慘行吟路邊形容枯悴憂心如焚有玄虛先生見而問之
曰子將何疾曰至于斯荅曰愁之爲物惟惚惟恍不召自來推之
弗往尋之不知其際握之不盈一掌寂寂長夜或羣或黨去來無
方亂我精爽其來也難進其去也易追臨滄困于哽咽煩冤毒于
酸嘶加之曰粉飾不澤飲之曰兼肴不肥溫之曰火石不消摩之
曰神膏不稀受之曰巧笑不悅樂之曰絲竹增悲醫和絕思而無
措先生豈能爲我蒼龜乎先生作色而言曰予徒辯子之愁形未
知子愁所由生吾獨爲子言其發矣今大道旣隱子生末季沈溺
流俗眩惑名位濯纓彈冠諮諏榮貴坐不安席食不終味遑遑汲

汲或慘或悴所鬻者名所拘者利良由華薄凋損正氣吾將贈子
已無為之藥給子已澹泊之湯刺子已立虛之針炙子已涓朴之
方安子已恢廓之宇坐子已寂寞之牀使王喬與子攜手而游黃
公與子詠歌而行莊生為子具養神之饌老聃為子致愛性之方
趣遐路已棲跡乘輕雲已高翔于是精駭意散改心向趣願納至
言仰崇立度眾愁忽然不辭而去

藝文類聚
三十五

告咎文

五行致災先史咸已為應政而作天地之氣自有變動未必政治
之所興致也于時大風發屋拔木意有感焉聊假天帝之命已誥
咎祈福其辭曰

上帝有命風伯雨師夫風已動氣雨已潤時陰陽協和庶物已滋
亢陽害苗暴風傷條伊周是過在湯斯遭桑林既禱慶雲克舉偃
禾之復姬公走楚況我皇德承天統民禮敬川岳祇肅百神享茲

元吉釐福日新至若災旱赫羲颺風扇發嘉卉曰萎良木曰拔何
谷宜填何山應伐何靈宜論何神宜謁于是五靈振竦皇祇赫怒
招搖警怯攙搶奮斧河伯典澤屏翳司風右呵飛厲顧叱豐隆息
颺遏暴元敕華嵩慶雲是興效厥年豐遂乃沈陰塊非甘澤微微
雨我公田爰既予私黍稷盈疇芳草依依靈禾重穗生彼邦畿年
登歲豐民無餒飢

藝文類聚一百

疾困勅令吉焉

吾以德祭龍大命將盡吾既好儉而聖朝香終話之制為天下法

吾氣絕之日自領及難務矣吾昔備大犬遺毀既僕陽吾望其

墓常相其遺風讀託賢德自哀哀國當吾兆域必往從之禮男子

不交

曰無為之樂給子曰澹泊之易刺子曰立處之針矣子曰澹朴之
 方矣子曰快廉之字矣子曰寂寞之狀使王舍與子施子而遊
 公與子誅歌而行莊生為子具養神之讓老明為子致樂性之
 善也路曰子誅乘輕雲曰高翔于是信然意散改心向歸願納
 言仰宗之度眾愁忽然不辭而去三十五

登遊豐男書贈贈文始政而作天地之氣自有變動未必政
 雨好公田矣文始味泰對盜翻共草射射靈承重蘇空地特盜至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三國文卷十九終

災旱赫赫颶風颶風發震在日表異不日對

大一百四十九
 小九

小二十一
大四百六十

全二國文卷二十

烏程嚴可均校輯

魏二十

中山王袞

袞武帝子建安二十一年封平鄉侯明年徙封東鄉侯改封贊
侯黃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封北海王四年改封贊王七年徙
封濮陽太和六年改封中山青龍元年削縣戶七百二十明年
復所削縣三年薨諡曰恭王

疾困勅令官屬

吾寡德忝寵大命將盡吾既好儉而聖朝著終誥之制為天下法
吾氣絕之日自殯及葬務奉詔書昔衛大夫蘧瑗葬濮陽吾望其
墓常想其遺風願託賢靈已弊髮齒營吾兆域必往從之禮男子
不卒婦人之手亟已時成東堂堂成名之曰遂志之堂輿疾往居

之魏志中山恭王衮傳

令世子

汝幼少未聞義方早為人君但知樂不知苦不知苦必將曰驕奢

為失也接大臣務曰禮雖非大臣老者猶宜答拜事兄曰敬恤弟

曰慈兄弟有不良之行當造膝諫之諫之不從流涕喻之喻之不

改乃白其母若猶不改當曰奏聞并辭國土與其守寵罹禍不若

貧賤全身也此亦謂大罪惡耳其微過細故當掩覆之嗟爾小子

慎修乃身奉聖朝曰忠貞事太妃曰孝敬閨闈之內奉令于太妃

閨闈之外受教于沛王無怠乃心曰慰子靈魏志中山恭王衮傳

曹洪

洪字子廉武帝從弟興平中為鷹揚校尉遷揚武中郎將建安

初拜諫議大夫遷厲鋒將軍封國明亭侯進拜都護將軍文帝

全即位為衛將軍遷驃騎將軍進封野王侯徙封都陽侯免明帝

大四百六十
小二十一

卽位拜後將軍封樂城侯復拜驃騎將軍薨諡曰恭侯

與魏文帝書

漢中地形實為險固四嶽三塗皆不及也張魯有精鉞數萬臨高

守要一夫揮戟千人不得進而我軍過之若駭鯨之決細網奔兕

之觸魯縞未足已喻其易也

御覽三百五十三八百十九

上書謝原罪

臣少不由道過在人倫長竊非任遂蒙含貸性無檢度知足之分

而有豺狼無厭之質老悖倍貪觸突國網罪迫三千不在赦宥當

就辜誅棄諸市朝猶蒙天恩骨肉更生臣仰視天日愧負靈神俯

惟愆闕慙愧怖悸不能雉經已自裁割謹塗顏闕門拜章陳情

魏志

曹洪傳注引魏略

曹囧

囧字元首中常侍騰兄叔興之後齊王芳族祖官弘農太守

案別有清

河王囧乃明帝子非卽此晉書汝南王亮傳泰始初
亮都督關中雍涼諸軍事有軍司曹阿則清河王也
六代論 并上書

全三國文卷二十

二

臣聞古之王者必建同姓曰明親親必樹異姓曰明賢賢故傳曰
庸勳親親昵近尊賢書曰克明俊德曰親九族詩云懷德維寧宗
子維城由是觀之非賢無與興功非親無與輔治夫親親之道專
用則其漸也微弱賢賢之道偏任則其弊也劫奪先聖知其然也
故博求親疏而並用之近則有宗盟藩衛之固遠則有仁賢輔弼
之助盛則有與共其治衰則有與守其土安則有與享其福危則
有與同其禍夫然故能有其國家保其社稷厯紀長久本枝百世
也今魏尊尊之法雖明親親之道未備詩不云乎鶴鳴在原兄弟
急難呂斯言之明兄弟相救于喪亂之際同心于憂禍之間雖有
鬪牆之忿不忘禦侮之事何則憂患同也今則不然或任而不重
或釋而不任一旦疆場稱警關門反拒股肱不扶胷心無衛臣竊

惟此寢不安席思獻丹誠貢策朱闕謹撰合所聞敘論成敗

論曰昔夏殷周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夫與民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民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兼親疏而兩用參同異而竝建是已輕重足已相鎮親疏足已相衛并兼路塞逆節不生及其衰也桓文帥禮苞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城周晉戮其宰王綱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肅二霸之後浸已陵遲吳楚憑江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姦情散于胸懷逆謀消于脣吻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與自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并于越晉分爲三魯滅于楚鄭兼于韓暨于戰國諸姬微矣惟燕衛獨存然皆弱小西迫彊秦南畏齊楚憂懼滅亡匪遑相恤至于王赧降爲庶人猶枝幹相持得居虛

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譎詐之術征伐關東蠶食九國至于始皇乃定天位曠日若彼用力若此豈非深固根蒂不拔之道乎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周德其可謂當之矣秦觀周之弊將呂爲小弱見奪于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棄禮樂之教任苛刻之政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錐之地內無宗子呂自毗輔外無諸侯呂爲藩衛仁心不加于親戚惠澤不流于枝葉譬猶芟刈股肱獨任胸腹浮舟江海捐棄楫櫂觀者爲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呂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是時適于越諫曰臣聞殷周之王分子弟功臣千有餘城文選今陛下君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無輔弼何呂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始皇聽李斯偏說而絀其議至于身死之日無所寄付委天下之重于凡夫之手託廢立之命于奸臣之口至今趙高之徒誅鉏宗室胡亥少習

刻薄之教長遭凶父之業不能改制易法寵任兄弟而乃師謨申
商諮謀趙高自幽深宮委政讒賊身殘望夷求爲黔首豈可得哉
遂乃郡國離心眾庶潰叛勝廣倡之于前劉項弊之于後向使始
皇納瘠于之策抑李斯之論割裂州國分王子弟封三代之後報
功臣之勞士有常君民有定主枝葉相扶首尾爲用雖使子孫有
失道之行時人無湯武之賢奸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
項而復得措其手足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劔驅烏集之眾五年之
中遂成帝業自開闢已來其興立功勳未有若漢祖之易也夫伐
深根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理勢然也漢監秦之失封殖子
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已不傾動百姓所已不易心
者徒已諸侯疆大盤石膠固東牟朱虛授命于內齊代吳楚作衛
于外故也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忽先王之制則天下已傳非劉
氏有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郡小者連城數十上

下無別權牟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賈誼曰諸侯疆盛長亂起
奸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眾諸侯而少其力令海內之勢若身之
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不從至于
孝景猥用晁錯之計削黜諸侯親者怨恨疏者震恐吳楚倡謀五
國從風兆發高帝釁鍾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所謂末
大必折尾大難掉尾同于體猶或不從沉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
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自是之後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淮
南三割梁代五分遂已陵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預政事或已
耐金免削或已無後國除至于成帝王氏擅朝劉向諫曰臣聞公
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蔭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
政排擯宗室孤弱公族非所已保守社稷安固國嗣也其言深切
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用至于哀平異姓秉權假周
公之事而爲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宗室王

侯解印釋紱貢奉社稷猶懼不得爲臣妾或乃爲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于惠文之間而叛逆于哀平之際也徒呂權輕勢弱不能有定耳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禽王莽于已成紹漢嗣于既絕斯豈非宗子之力邪而曾不監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踵亡國之法而徼倖無疆之期至于桓靈闇豎執衡朝無死難之臣外無同憂之國君孤立于上臣弄權于下本末不能相御身首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奸凶竝爭宗廟焚爲灰燼宮室變爲榛藪居九州之地而身無所安處悲夫魏太祖武皇帝躬聖明之資兼神武之略恥王綱之廢絕愍漢室之傾覆龍飛譙沛鳳翔兗豫掃除凶逆翦滅鯨鯢迎帝西京定都潁邑德動天地義感人神漢氏奉天禪位大魏大魏之興于今二十有四牟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觀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迹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竄于閭閻不聞邦國之

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磐石宗盟之助
非所已安社稷爲萬世之業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
皆跨有千里之土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竝據而宗室
子弟曾無一人閒廁其間與相維持非所已彊幹弱枝備萬一之
虞也今之用賢或超爲名都之主或爲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
必限以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于百人之上使夫廉高之士畢志
于衡軌之內才能之人恥與非類爲伍非所已勸進賢能褒異宗
室之禮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本孤
故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已扶之者眾也此言雖小可已譬大
且墉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皆爲之有漸建之有
素譬之種樹久則深固其本根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徙于山林之
中植于宮闕之下雖壅之已黑墳煖之已春日猶不救于枯槁而
何暇繁育哉夫樹猶親戚土猶土民建置不久則輕下慢上平居

猶懼其離叛危急將若之何是呂聖王安而不逸呂慮危也存而設備呂懼亡也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

魏志武文世王公傳注引魏氏春秋又見文選呂昔夏殷周已下為六代論

曹爽

爽字昭伯大司馬真子明帝時為散騎常侍轉武衛將軍拜大將軍錄尚書事齊王即位加侍中封武安侯正始十年為司馬懿所誅

與司馬宣王書

賤子爽哀惶恐怖無狀招禍分受屠滅前遣家人迎糧于今未反數日乏匱當煩見餉已繼旦夕

魏志曹爽傳注引魏末傳

曹羲

羲真次子正始中為中領軍爽敗坐誅有集五卷

為兄爽表司馬懿為太傅大司馬

臣亡父眞奉事三朝入備冢宰出爲上將先帝呂臣肺腑遺緒獎飾拔擢典兵禁省進無忠恪積累之行退無羔羊自公之節先帝聖體不豫臣雖奔走侍疾嘗藥曾無精誠翼日之應猥與太尉懿俱受遺詔且慙且懼靡所底告臣聞虞舜序賢呂稷契爲先成湯褻功呂伊呂爲首審選博舉優劣得所斯誠輔世長民之大經錄勳報功之令典自古呂來未之或闕今臣虛聞位冠朝首顧惟越次中心愧惕敢竭愚情陳寫至實夫天下之達道者三謂德爵齒也懿本呂高明中正處上司之位名足鎮眾義足率下一也包懷大略允文允武仍立征伐之勳遐邇歸功二也萬里旋旆親受遺詔翼亮皇家內外所向三也加之耆艾紀綱邦國體練朝正論德則過于吉甫樊仲謀功則踰于方叔召虎凡此數者懿實兼之臣抱空名而處其右天下之人將謂臣呂宗室見私知進而不知退陛下岐嶷克明克類如有呂察臣之言臣呂爲宜呂懿爲太傅大

大正百四十

司馬上昭陛下進賢之明中顯懿身文武之實下使愚臣免于謫

誚魏志曹爽傳注引魏書爽使弟義為表

申蔣濟叔嫂服議

敵體可服不必尊卑緣情制禮不必同族兄弟親而伯叔疏周服者何已尊服也伯叔母無有骨肉之親有緣尊之義故亦服周何獨不可緣親而服嫂乎苟已交報數然後服則妻母異域交亦疏矣緣愛制服恩亦微矣豈若嫂叔共在一門之內同統先人之祀有相奉養之義而無服紀之制豈不詭哉且防嫌之道推而遠之孰與制服引而重之推之則同他人引之則親親者矣通典九十二

九品議

伏見明論欲除九品而置中正已檢虛實一州闊遠略不相識訪不得知會復轉訪本郡先達者此為問州中正而實決于郡人御覽

二百六十五
引曹義集

三三國之卷二十一

曹義

七

至公論

夫世人所謂掩惡揚善者君子之大義保明同好者朋友之至交斯言之作蓋閭閻之日談所已救愛憎之相謗崇居厚之大分耳非篤正之至理折中之公議也世士不斷其數而係其言故善惡不分已覆過爲弘朋友忽義已雷同爲美善惡不分亂實由之朋友雷同敗必從焉談論者已當實爲清不已過難爲貴相知者已等分爲交不已雷同爲固是已達者存其義不察于文識其心不求于言且在私論猶行之有節明處公議則無所固之矣凡智者之處世咸欲興化致治者也興化致治不崇公抑口割口情已順理厲清議已督俗明是非已宣教者吾未見其功也清議非臧否不顯是非非賞罰不明故臧否不可已遠實賞罰不可已失中若乃背清議違是非雖堯不能一日已治審臧否詳賞罰故中王可已萬世安是已君子知私情之難統至公之易行故季友鳩兇而

不疑叔向戮弟而不悔斯一士者皆前世之通士晉魯之忠臣也亦豈無慈愛骨肉之心愍恤同生之仁哉夫至公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理之要也人之用也昔鯀者親禹之父也舜則殛鯀而與禹禹知舜之殛其父無私故受命而不辭舜明禹知己之至公故用之而無疑無私者雖父黜而子不言況用之于他哉

藝文類聚卷二十二御覽四百二十九

肉刑刑

夫言肉刑之濟治者荀卿所唱班固所述隆其趣則曰像天地爲之惟明察其用則曰死刑重而生刑輕其所馳騁極于此矣治則

刑重亂則刑輕

藝文類聚卷五十四

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固未達夫用刑之本矣夫死刑者不唯殺人妖逆是除天地之道也傷人者不改斯亦妖逆之類也如其可改此則無取于肉刑也且傷人殺人皆非人性之自

然也必有由然者也夫有由而然者激之則淫敦之則一激之也者動其利路敦之也者篤其質樸故在上者議茲本要不營奇思行之已簡守之已靜大則其隆足已牟天地中則其理可已厚民萌下則刑罰可已無殘虐民靜理則其化爲惡之尤者眾之所棄眾之所棄則無改之驗著矣夫死之可已有生而欲增淫刑已利暴刑暴刑所加雖云懲慢之由興有使之然謂之宜生生之可也舍死折骸又何辜耶猶稱已滿堂而飲有向隅哀泣則一堂爲之不樂在上者洗濯其心靜而民足各得其性何懼乎姦之不勝乃欲斷截防轉而入死乎

藝文類聚
五十四

曹彥

彥真第五子正始中爲散騎常侍侍講爽敗坐誅

議復肉刑

嚴刑已殺犯之者寡刑輕易犯蹈惡者多臣謂玩常苟免犯法乃

六十一
眾鯨則彰刑而民甚恥且創黥則見者知禁彰罪表惡亦足已畏
所已易曰小懲大戒豈蹈惡者多耶假使多惡尚不至死無妨產
育苟必行殺爲惡縱害而不已將至死無人天無已人君無已尊
矣故人盜過不殺是已爲上盜寬得眾若乃于張聽訟刑已止刑
不可革舊過此已往肉刑宜復肉刑于死爲輕減死五百爲重重
不害生足已懲姦輕則知禁禁民爲非所謂相濟經常之法議云
不可或未知之也

御覽六百四十八引王隱晉書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三國文卷二十終

大一百七十三
小十四

全三國文卷二十一

烏程嚴可均校輯

魏二十一

夏侯惇

惇字元讓沛國譙人武帝族兄積功至前將軍文帝受禪拜大

將軍卒諡忠侯

與石威則書

授孫賁呂長沙業張津呂零桂

吳志孫策傳注引虞喜志林

夏侯惠

惠字稚權征西將軍淵子為散騎黃門侍郎遷燕相樂安太守

有集二卷

景福殿賦

周步堂宇東西眷昞綵色光明粲爛流延素壁暘養赫奕倩練爾

乃察其奇巧觀其微形嶽岑紆曲盤牙欹傾或夭矯而雲起或詰
曲而纒縈眾木附枝已連注欒梧倚亞而相經若乃仰觀綺窗周
覽菱荷流彩的皦微秀發華纖莖葳蕤順風揚波含光內耀婀娜
紛葩曾櫨外周攘換內附或因勢已連接或邪詭已盤構于是乎
飛閣連延馳道四周高樓承雲列觀若浮挹朝露之華精漱醴泉
之清流藝文類聚卷六十二

乃造彼鞠室文選何晏景福殿賦注

乃涉乎文陛已登華殿文選沈約齊安陸王碑文注案此二條選注作夏侯權當是夏侯雅權轉寫脫雅

耳字
薦劉劭

伏見常侍劉劭深忠篤思體周于數凡所錯綜源流弘遠是已羣
才大小咸取所同而斟酌焉故性實之士服其平和良正清靜之
人慕其立虛退讓文學之士嘉其推步詳密法理之士明其分數

精比意思之士知其沈深篤固文章之士愛其著論屬辭制度之士貴其化略較要策謀之士贊其明思通微凡此諸論皆取適已所長而舉其支流者也臣數聽其清談覽其篤論漸漬歷年服膺彌久實爲朝廷奇其器量已爲若此人者宜輔翼機事納謀幃幄當與國道俱隆非世俗所常有也惟陛下垂優游之聽使劭承清閑之歡得自盡于前則德音上通輝耀日新矣

魏志劉劭傳

夏侯玄

玄字太初淵從孫明帝時爲散騎黃門侍郎左遷羽林監齊王卽位遷散騎常侍中護軍出爲征西將軍徵拜大鴻臚徙太常嘉平六年爲司馬師所殺夷三族有集三卷

皇盾賦

覽二儀之上體本人倫之大紀道莫崇于后辟統莫大于承祀伊皇衢之光赫享乾坤之元祉在太和之五載戰皇盾之盛始時惟

孟秋和氣淑清良辰既啟皇子誕生爾乃發愷悌之明詔振湛恩之豐沛殊惠洽乎黎民崇施暘于無外爵羣兆已布德赦殊死已示仁黔首詠而齊樂願皇祚之日新

藝文類聚四十
五初學記十

時事議

夫官才用人國之柄也故銓衡專于臺閣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閭巷優劣任之鄉人下之敘也夫欲清教審選在明其分敘不使相涉而已何者上過其分則恐所由之不本而干勢馳騫之路開下踰其敘則恐天爵之外通而機權之門多矣夫天爵下通是庶人議柄也機權多門是紛亂之原也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之來有年載矣緬緬紛紛未聞整齊豈非分敘參錯各失其要之所由哉若令中正但攷行倫輩倫輩當行均斯可官矣何者夫孝行著于家門豈不忠恪于在官乎仁恕稱于九族豈不達于為政乎義斷行于鄉黨豈不堪于事任乎三者之類取于中正雖不處其官名

斯任官可知矣行有大小比有高下則所任之流亦煥然明別矣
奚必使中正干銓衡之機于下而執機柄者有所委仗于上上下
交侵已生紛錯哉且臺閣臨下攷功校否眾職之屬各有官長旦
夕相攷莫究于此閭閻之議已意裁處而使匠宰失位眾人驅駭
欲風俗清靜其可得乎天臺縣遠眾所絕意所得至者更在側近
孰不脩飾已要所求有路則脩已家門者已不如自達于鄉
黨矣自達鄉黨者已不如自求之于州邦矣苟開之有路而患其
飾真離本雖復嚴責中正督已刑罰猶無益也豈若使各帥其分
官長則各已其屬能否獻之臺閣臺閣則據官長能否之第參已
鄉閭德行之次擬其倫比勿使偏頗中正則唯攷其行迹別其高
下審定輩類勿使升降臺閣總之如其所簡或有參錯則其責負
自在有司官長所第中正輩擬比隨次率而用之如其不稱責負
在外然則內外相參得失有所互相形檢孰能相飾斯則人心定

而事理得庶可已靜風俗而審官才矣
古之建官所已濟育羣生統理民物也故爲之君長已司牧之司
牧之主欲一而專一則官任定而上下安專則職業脩而事不煩
夫事簡業脩上下相安而不治者未之有也先王建萬國雖其詳
未可得而究然分疆畫界各守土境則非重累羈絆之體也下攷
殷周五等之敘徒有小大貴賤之差亦無君官臣民而有二統互
相牽制者也夫官統不一則職業不脩職業不脩則事何得而簡
事之不簡則民何得而靜民之不靜則邪惡竝興而姦偽滋長矣
先王達其如此故專其職司而一其統業始自秦世不師聖道私
已御職姦已待下懼宰官之不脩立監牧已董之畏督監之容曲
設司察已糾之宰牧相累監察相司人懷異心上下殊務漢承其
緒莫能匡改魏室之隆日不暇及五等之典雖難卒復可羸立儀
準已一治制今之長吏皆君吏民橫重已郡守累已刺史若郡所

攝唯在大較則與州同無爲再重宜省郡守但任刺史刺史職存則監察不廢郡吏萬數還親農業已省煩費豐財殖穀一也大縣之才皆堪郡守是非之訟每生意異順從則安直已則爭夫和羹之美在于合異上下之益在能相濟順從乃安此琴瑟一聲也蕩而除之則官省事簡二也又幹郡之吏職監諸縣營護黨親鄉邑舊故如有不副而因公掣頓民之困弊咎生于此若皆并合則亂原自塞三也今承衰弊民人彫落賢才鮮少任事者寡郡縣良吏往往非一郡受縣成其劇在下而吏之上選郡當先足此爲親民之吏專得底下吏者民命而常頑鄙今如并之吏多選清良者造職大化宣流民物獲寧四也制使萬戶之縣名之郡守五千已上名之都尉千戶已下令長如故自長已上攷課遷用轉已能升所牧亦增此進才效功之敘也若經制一定則官才有次治功齊明五也若省郡守縣皆徑達事不擁隔官無畱滯三代之風雖未可

必簡一之化庶幾可致便民省費在于此矣
文質之更用猶四時之迭興也主者體天理物必因弊而濟通之
時彌質則文之已禮時泰侈則救之已質今承百王之末秦漢餘
流世俗彌文宜大改之已易民望今科制自公列侯已下位從大
將軍已上皆得服綾錦羅綺紈素金銀飾鏤之物自是已下雜綵
之服通于賤人雖上下等級各示有差然朝臣之制已得侔至尊
矣玄黃之采已得通于下矣欲使市不鬻華麗之色商不通難得
之貨工不作雕刻之物不可得也是故宜大理其本準度古法文
質之宜取其中則已為禮度車輿服章皆從質樸禁除末俗華麗
之事使幹朝之家有位之室不復有錦綺之飾無兼采之服纖巧
之物自上已下至于樸素之差示有等級而已勿使過一二之覺
若夫功德之賜上恩所特加皆表之有司然後服用之夫上之化
下猶風之靡草樸素之教興于本朝則彌侈之心自消于下矣

大六百五十
小五

魏志

夏侯玄傳太傅司馬宣
王問呂時事玄議曰爲

荅司馬宣王書

漢文雖身衣弋綈而不革正法度內外有僭擬之服寵臣受無限
之賜由是觀之侶指立在身之名非篤齊治制之意也今公侯命
世作宰追蹤上古將隆至治抑未正本若制定于上則化行于眾
矣夫當宜改之時留殷勤之心令發之日下之應也猶響尋聲耳
猶垂謙謙曰待賢能此伊周不正殷姬之典也竊未喻焉

魏志夏侯玄傳

肉刑論

夫天地之性人物之道豈自然當有犯何荀班論曰治則刑重亂
則刑輕又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夫死刑者殺
妖逆也傷人者不改斯亦妖逆之類也如其可改此則無取于肉
刑也如云死刑過制生刑易犯罪次千古當生今獨死者皆可募
行肉刑及傷與盜吏受賕枉法男女淫亂死者皆復古刑斯罔之

于死則陷之肉刑矣舍死折骸又何辜也猶稱曰滿堂而聚飲有一人向隅而泣者則一堂爲之不樂此亦願理其平而必曰肉刑施之是仁于當殺而忍于斷割懼于易犯而安于爲虐哀泣奚由而息堂上焉得泰耶仲尼曰既富且教又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何用斷截乎下愚不移曰惡自終所謂翦妖也若飢寒流溝壑雖大辟不能制也而況肉刑哉赭衣滿道有鼻者醜終無益矣

通典一百六十八

荅李勝難肉刑論

聖賢之治也能使民遷善而自新故易曰小懲而大戒陷夫死者不戒者也能懲戒則無刻截刻截則不得反善矣

通典一百六十八

暴之取死此自然也傷人不改縱暴滋多殺之可也傷人而能改悔則豈須肉刑而後止哉殺人曰除暴自然理也斷截之政末俗之所云耳孔少府曰殺人無所斫人有小瘡故刑趾不可已報尸

而髡不足已償傷傷人一寸而斷其支體爲罰已重不厭眾心也

通典一百六十八

樂毅論

世人多曰樂毅不時拔莒卽墨爲劣是已敘而論之夫求古賢之意宜曰大者遠者先之必迂迴而難通然後已焉可也今樂氏之趣或者其未盡乎而多劣之是使前賢失指于將來不亦惜乎觀樂生遺燕惠王書其殆庶乎機合乎道已終始者與其喻昭王曰伊尹放太甲而不疑太甲受放而不怨是存大業于至公而已天下爲心者也夫欲極道之量務曰天下爲心者必致其主于盛隆合其趣于先王苟君臣同符斯大業定矣于斯時也樂生之志千載一遇也亦將行千載一隆之道豈其局蹟當時止于兼并而已哉夫兼并者非樂生之所屑疆燕而廢道又非樂生之所求也不屑苟得則心無近事不求小成斯意兼天下者也則舉齊之事所

全三國文卷二十一 頁九
六
曰運其機而動四海也夫討齊曰明燕主之義此兵不興于爲利
矣圍城而害不加于百姓此仁心著于遐邇矣舉國不謀其功除
暴不曰威力此至德全于天下矣邁全德曰率列國則幾于湯武
之事矣樂生方恢大綱曰縱二城牧民明信曰待其弊使卽墨莒
人顧仇其上願釋干戈賴我猶親善守之智無所之施然則求仁
得仁卽墨大夫之義也仕窮則從微子適周之道也開彌廣之路
曰待田單之徒長容善之風曰申齊士之志使夫忠者遂節通者
義著昭之東海屬之華裔我澤如春下應如草道光宇宙賢者託
心鄰國傾慕四海延頸思戴燕主仰望風聲二城必從則王業隆
矣雖淹留于兩邑乃致速于天下不幸之變世所不圖敗于垂成
時運固然若乃逼之曰威劫之曰兵則攻取之事求欲速之功使
燕齊之士流血于二城之間侈殺傷之殘示四國之人是縱暴易
亂貪曰成私鄰國望之其猶豺虎旣大墮稱兵之義而喪濟弱之

仁虧齊士之節廢廉善之風掩宏通之度棄王德之隆雖二城幾于可拔霸王之事逝其遠矣然則燕雖兼齊其與世主何呂殊哉其鄰敵何已相傾樂生豈不知拔二城之速了哉顧城拔而業乖豈不知不速之致變顧業乖而與變同繇是言之樂生不屠二城其亦未可量也

王右軍書帖本藝文類聚二十一十三

辨樂論

昔伏羲氏因時興利教民田漁天下歸之時則有網罟之歌神農繼之教民食穀時則有豐年之詠黃帝備物始垂衣裳則有龍衮之頌

御覽五百七十一

阮生云律呂協則陰陽和音聲適則萬物類天下無樂而欲陰陽和調災害不生亦已難矣此言律呂音聲非徒化治人物可已調和陰陽蕩除災害也夫天地定位剛柔相摩盈虛有時堯遭九年之水憂民阻饑湯遭七年之旱欲遷其社豈律呂不和音聲不通

哉此乃天然之數非人道所協也御覽十六

夏侯子

一舟之覆無一毫不濕一馬之走無一毫不動故大同萬物不一

也御覽八百九十七

魯人有善相馬者與予俱游夜方寐聞馬有行者魯人驚曰七百

里也此暗中耳同上

一蠶之行一蚊之飛聖人皆知之御覽九百四十五

夏侯獻

獻明帝時中領軍將軍

上明帝表

公孫淵昔年敢違王命廢絕計貢者實挾兩端既恃阻險又怙孫權故敢跋扈恣睢海外宿舒親見賊權軍眾府庫知其弱少不足憑恃是已決計斬賊之使又高句麗滅貊與淵為仇竝為寇鈔今

外失吳援內有胡寇心知國家能從陸道勢不得不懷惶懼之心
因斯之時宜遣使示以禍福奉車都尉驤弘武皇帝時始奉使命
開通道路文皇帝卽位欲通使命遣弘將妻子還歸鄉里賜其車
牛絹百匹弘已受恩歸死國朝無有還意乞留妻子身奉使命公
孫康遂稱臣妾弘奉使稱意賜爵關內侯弘性果烈乃心于國
夙夜拳拳念自竭效冠族子孫少好學問博通書記多所關涉口
論速捷辨而不俗附依典誥若出曾臆加仕本郡常在入右彼方
士人素所敬服若當遣使弘爲可使弘行弘乃自舊土習其國俗
爲說利害辯足已動其意明足已見其事才足已行之辭足已見
信若其計從雖酈生之降齊王陸賈之說尉他亦無已遠過也欲
進遠路不宜釋騏驥將已篤疾不宜廢扁鵲願察愚言也

魏志公孫度傳
注引魏名臣奏

全三國文卷二十二

烏程嚴可均校輯

魏二十二

華歆

歆字子魚平原高唐人靈帝時舉孝廉除郎中已病去官少帝時何進徵為尚書郎董卓之亂從袁術于穰馬曰禪辟為掾拜豫章太守獻帝時已郡降孫策司空曹公徵拜議郎參軍事入為尚書轉侍中尋代荀彧為尚書令魏國建為御史大夫文帝即王位拜相國封安樂鄉侯及受禪改為司徒明帝時進封博平侯拜太尉太和五年卒年七十五諡曰敬侯唐有集三十卷請敘鄭小同表

臣聞勵俗宣化莫先于表善班祿敘爵莫美于顯能是已楚人思子文之治復命其胤漢室嘉江公之德用顯其世伏見故漢大司

農北海鄭玄當時之學名冠華夏為世儒宗文皇帝旌錄先賢拜
玄適孫小同曰為郎中長假在家小同年踰三十少有令質學綜
六經行著鄉邑海岱之人莫不加其自然美其氣量迹其所履有
質直不渝之性然而恪恭靜默色養其親不治可見之美不競人
閒之名斯誠清時所宜式敘前後明詔所斟酌而求也臣老病委
頓無益視聽謹具曰聞

魏志高貴鄉公紀
注引魏名臣奏

諫伐蜀疏

兵亂已來過踰二紀大魏承天受命陛下曰聖德當成康之隆宜
弘一代之治紹三王之迹雖有二賊負險延命苟聖化日躋遠人
懷德將緝負而至夫兵不得已而用之故戢而時動臣誠願陛下
先畱心于治道已征伐為後事且千里運糧非用兵之利越險深
入無獨克之功如聞今年徵役頓失農桑之業為國者曰民為基
民曰衣食為本使中國無飢寒之患百姓無離土之心則天下幸

甚二賊之釁可坐而待也臣備位宰相老病日篤犬馬之命將盡
恐不復奉望鑾蓋不敢不竭臣子之懷唯陛下裁察

魏志華
歆傳

請受禪上言

相國華歆太尉賈詡御史大夫王朗及九卿上言曰臣等被召到
伏見太史丞許芝左中郎將李伏所上圖讖符命侍中劉廙等宣
敘眾心人靈同謀又漢朝知陛下聖化通于神明聖德參于虞夏
因瑞應之備至聽麻數之所在遂獻璽綬固讓尊號能言之倫莫
不抃舞河圖洛書天命瑞應人事協于天時民言協于天敘而陛
下性秉勞謙體尚克讓明詔懇切未肯聽許臣妾小人莫不伊邑
臣等聞自古及今有天下者不常在乎一姓考已德勢則盛衰在
乎疆弱論已終始則廢興在乎期運唐虞麻數不在厥子而在舜
禹舜禹雖懷克讓之意迫羣后執玉帛而朝之兆民懷欣戴而歸
之率土揚歌謠而詠之故其守節之拘不可得而常處達節之權

不可得而久避是曰或遜位而不愆或受禪而不辭不愆者未必
厭皇寵不辭者未必渴帝祚各迫天命而不得已已既禪之後則
唐氏之子爲賓于有虞虞氏之胄爲客于夏代然則禪代之義非
獨受之者實應天福授之者亦與有餘慶焉漢自章和之後世多
變故稍已陵遲洎乎孝靈不恆其心虐賢害仁聚斂無度政在嬖
豎視民如讎遂令上天震怒百姓從風如歸當時則四海鼎沸旣
沒則禍發宮庭寵勢竝竭帝室遂卑若在帝舜之末節猶擇聖代
而授之荆人抱玉璞猶思良工而刊之况漢國旣往莫之能匡推
器移君委之聖哲固其宜也漢朝委質旣願禪禮之速定也天祚
率土必將有主主率土者非陛下其孰能任之所謂論德無與爲
比攷功無推讓矣天命不可久稽民望不可久違臣等悽悽不勝
大願伏請陛下割撝謙之志脩受禪之禮副人神之意慰外內之

願

魏志文帝紀
注引獻帝傳

奏討孫吳

黃初三年

臣聞枝大者披心尾大者不掉有國有家之所慎也昔漢承秦弊天下新定大國之王臣節未盡已蕭張之謀不備錄之至使六王前後反叛已而伐之戎車不輟又文景守成忘戰戢役驕縱吳楚養虺成蛇既爲社稷大憂蓋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吳王孫權幼豎小子無尺寸之功遭遇兵亂因父兄之緒少蒙翼卵眈伏之恩長含鳴梟反逆之性背棄天地罪惡積大復與關羽更相覘伺逐利見便挾爲卑辭先帝知權姦已求用時已于禁敗于水災等當討羽因已委權先帝委裘下席權不盡心誠在惻怛欲因大喪寡弱王室希託董桃傳先帝令乘未得報許擅取襄陽及見驅逐乃更折節邪辟之態巧言如流雖重驛累使發遣禁等內包隗囂顧望之姦外欲緩誅支仰蜀賊聖朝含弘既加不忍優而赦之與之更始猥乃割地王之使南面稱孤兼官累位禮備九命名馬百

駟已成其勢光寵顯赫古今無二權為犬羊之姿橫被虎豹之文
 不思靜力致死之節已報無量不世之恩臣每見所下權前後章
 表又已愚意採察權旨自已阻帶江湖負固不服狃挾累世詐偽
 成功上有尉佗英布之計下誦伍被屈疆之辭終非不侵不伐之
 臣已為晁錯不發削弱王侯之謀則七國同衡禍久而大崩通不
 決襲歷下之策則田橫自慮罪深變重臣謹攷之周禮九伐之法
 平權凶惡逆節萌生見罪十五昔九黎亂德黃帝加誅項羽罪十
 漢祖不捨權所犯罪釁明白非仁恩所養宇宙所容臣請免權官
 鴻臚削爵土捕治罪敢有不從移兵進討已明國典好惡之常已
 靜三州元元之苦

吳志吳主權傳注引魏略載魏三公奏案此
 事在黃初三年時三公乃華歆賈詡楊彪也

王朗

朗字景興初名嚴東海人靈帝時已通經拜郎中除菑丘長遭
 父師楊賜喪去官行服少帝時徐州牧陶謙已為治中尋拜會稽

太守獻帝時為孫策所攻拘畱曲阿曹公徵拜諫議大夫參司
空軍事魏國建巳軍祭酒領魏郡太守遷少府奉常大理文帝
即王位遷御史大夫封安陵亭侯及受禪改司空封樂平鄉侯
明帝即位進封蘭陵侯代華歆為司徒太和二年卒諡曰成侯
著周易春秋孝經周官傳有集三十四卷

冬臘不得朝表

拘守畱職曠離車駕況乃踐長于至迎始于臘履端于正連歷天
人三朝之元慶而無緣祇奉玉爵巳獻萬壽宵夢庭燎之光晨想

百華之耀

藝文類聚人十

論樂舞表

凡音樂巳舞為主自黃帝雲門至周大武皆太廟舞樂所巳樂君
臣之德舞所巳象君之功

御覽五百七十四引魏名臣奏

上求正貨民表

昔在西京有鄴杜膏腴之饒池陽谷口之利涇渭三川之水鄭國
白渠之溉每年成熟雨灌竝畝至今號為陸海御覽八百二十一

諫行役夜表

司空臣言臣聞飛蓬隨風集于正梁之衡而駟馬為之奔乳虎為
之走蓬非馬之策馬非蓬之敵所已或奔走者驚也御覽九百九十七

荅文帝表

夫張大綱已漉鱗蝦辱九鼎已烹鼉鼉御覽九百四十三

勸育民省刑疏

兵起已來三十餘年四海盪覆萬國殄瘁賴先王芟除寇賊扶育
孤弱遂令華夏復有綱紀鳩集兆民于茲魏土使封鄙之內鷄鳴
狗吠達于四境蒸庶欣欣喜遇升平今遠方之寇未賓兵戎之役
未息誠令復除足已懷遠人良宰足已宣德澤阡陌咸脩四民殷
熾必復過于曩時而富于平日矣易稱敕法書著祥刑一人有慶

兆民賴之慎法獄之謂也昔曹相國曰獄市爲寄路溫舒疾治獄之吏夫治獄者得其情則無冤死之囚丁壯者得盡地力則無饑饉之民窮老者得仰食倉廩則無餒餓之殍嫁娶曰時則男女無怨曠之恨胎養必全則孕者無自傷之哀新生必復則孩者無不育之累壯而後役則幼者無離家之思二毛不戎則老者無頓伏之患醫藥曰療其疾寬繇曰樂其業威罰曰抑其強恩仁曰濟其弱賑貸曰贍其乏十年之後既筭者必盈巷二十年之後勝兵者必滿野矣

魏志王朗傳

諫文帝游獵疏

夫帝王之居外則飾周衛內則重禁門將行則設兵而後出幄稱警而後踐墀張弧而後登輿清道而後奉引遮列而後轉轂靜室而後息駕皆所已顯至尊務戒慎垂法教也近日車駕出臨捕虎日昃而行及昏而反違警蹕之常法非萬乘之至慎也

魏志王朗傳

諫東征疏 黃初四年八月

昔南越守善嬰齊人侍遂為冢嗣還君其國康居驕黠情不副辭
都護奏議曰為宜遣侍子曰黜無禮且吳淠之禍萌于子入隗囂
之叛亦不顧子往者聞權有遣子之言而未至今六軍戒嚴臣恐
輿人未暘聖旨當謂國家愠于登之逋雷是曰為之興師設師行
而登乃至則為所動者至大所致者至細猶未足曰為慶設其傲
很殊無人志懼彼輿論之未暘者并懷伊邑臣愚曰為宜敕別征
諸將各明奉禁令曰慎守所部外矐烈威內廣耕稼使泊然若山
澹然若淵勢不可動計不可測 魏志王朗傳

諫明帝營修宮室疏

陛下即位已來恩詔屢布百姓萬民莫不欣欣臣頃奉使北行往
反道路聞眾徭役其可得蠲除省減者甚多願陛下重雷日昃之
聽曰計制寇昔大禹將欲拯天下之大患故乃先卑其宮室儉其

衣食用能盡有九州彌成五服句踐欲廣其禦兒之疆馘夫差于姑蘇故亦約其身已及家儉其家已施國用能囊括五湖席卷三江取威中國定霸華夏漢之文景亦欲恢弘祖業增崇洪緒故能割意于百金之臺昭儉于弋綈之服內減太官而不受貢獻外省徭賦而務農桑用能號稱升平幾致刑錯孝武之所已能奮其軍勢拓其外境誠因祖考畜積素足故能遂成大功霍去病中才之將猶已匈奴未滅不治第宅明恤遠者略近事外者簡內自漢之初及其中興皆于金革略寢之後然後鳳闕猥閱德陽竝起今當建始之前足用列朝會崇華之後足用序內官華林天淵足用展游宴若且先成閭闔之象魏使足用列遠人之朝貢者脩城池使足用絕踰越成國險其餘一切且須豐年一已勤耕農爲務習戎備爲事則國無怨曠戶口滋息民充兵彊而寇戎不賓緝熙不足未之有也

魏志王朗傳

屢失皇子上疏

昔周文十五而有武王遂享十子之祚已廣諸姬之胤武王既老而生成王成王是已鮮于兄弟此二王者各樹聖德無已相過比其子孫之祚則不相如蓋生育有早晚所產有眾寡也陛下既德祚兼彼二聖春秋高于姬文育武之時矣而子發未舉于椒蘭之奧房藩王未繁于掖庭之眾室已成王爲喻雖未爲晚取譬伯邑則不爲夙周禮六宮內官百二十人而諸經常說咸已十二爲限至于秦漢之末或曰千百爲數矣然雖彌猥而就時于吉館者或甚鮮明百斯男之本誠在于一意不但在于務廣也老臣悽悽願國家同祚于軒轅之五五而未及周文之二五用爲伊邑且少小常苦被褥秦溫秦溫則不能便柔膚弱體是已難可防護而易用感慨若常令小小之縕袍不至于甚厚則必咸保金石之性而比

壽于南山矣

魏志王
朗傳

上請敘主簿張登

主簿趙郡張登昔為本縣主簿值黑山賊圍郡登與縣長王雋帥吏兵七十二人直往赴救與賊交戰吏兵散走雋殆見害登手格二賊已全雋命又守長夏逸為督郵所枉登身受考掠理逸之罪義濟二君宜加顯異

魏志王朗傳注引王朗集又見御覽二百二十九雋作攜

上劉纂等檇菹事

左中郎樂林得纂麵肉共啖湯餅

御覽八百六十

奏賀朔故事

故事正月朔賀殿下設兩百華鐙對于二階之間端門設庭燎火炬端門外設五尺三尺鐙月照星明雖夜猶晝矣

宋書禮志一引魏司空王朗奏

事初學記二十下引王朗奏

奏宜節省

詔問所宜損益必謂東京之事也若夫西京雲陽汾陰之大祭千

有五百之羣祀通天之臺人阿房之宮齋必百日養犧五載牛則三千其重玉則七千其器文綺已飾重席童女已蹈舞綴釀酌必貫三時而後成樂人必三千四百而後備內宮美人數至近千學官博士七千餘人中廢則駢駮駙馬六萬餘匹外牧則扈養三萬而馬十之執金吾從騎六百走卒倍馬太常行陵幸車千乘太官賜官奴婢六千長安城內治民爲政者三千中二千石蔽罪斷刑者二十有五獄政充事猥威儀繁富隆于三代近過禮中夫所已極奢者大抵多受之于秦餘旣違繭粟愨誠之本埽地簡易之指又失替質而損文避泰而從約之趣豈夫當今隆興盛明之時祖述堯舜之際割奢務儉之政除繁崇省之令詳刑慎罰之教所宜希慕哉及夫寢廟日一太牢之祀郡國並立宗廟之法丞相御史大夫官屬吏從之數若此之輩旣已屢改于哀平之前不行先武之後矣謹案圖牒所改奏在天地及五帝六宗宗廟社稷旣已因

前代之兆域矣夫天地則掃地而祭其餘則皆壇而埒之矣明堂所已祀上帝靈臺所已觀天文辟雍所已修禮樂太學所已集儒林高禩所已祈休祥又所已察時務揚教化稽古先民開誕慶祚舊時皆在國之陽竝高棟夏屋足已肆饗射望雲物七郊雖尊祀尚質猶皆有門宇便坐足已避風雨可須軍罷年豐已漸修治舊時虎賁羽林五營兵及衛士并合雖且萬人或商賈墮游子弟或農野謹鈍之人雖有乘制之處不講戎陣既不簡練又希更寇雖名實不副難已備急有警而後募兵軍行而後運糧或乃兵既久屯而不務營佃不修器械無有貯聚一隅馳羽檄則三面並荒擾此亦漢氏近世之失而不可式者也當今諸夏已安而巴蜀在畫外雖未得偃武而毀甲放馬而戢兵宜因年之大豐遂寄軍政于農事吏士小大竝勤稼穡止則成井里于廣野動則成校隊于六軍省其暴繇瞻其衣食易稱悅已使民民忘其勞悅已犯難民忘

其死今之謂矣糧畜于食勇畜于勢雖坐曜烈威而眾未動畫外
之蠻必復稽顙曰求改往而效用矣若畏威效用不戰而定則賢
于交兵而後威立接刃而後功成遠矣若姦凶不革遂迷不反猶
欲已其所虐用之民待大魏投命報養之士然後徐曰前歌後舞
樂征之眾臨彼倒戟折矢樂服之羣伐腐摧枯未足曰為喻

魏志
王朗
傳注引魏
名臣奏

劾刺史王凌不遣王基

凡家臣之良則升于公輔公臣之良則入于王職是故古者侯伯
有貢士之禮今州取宿衛之臣留祕閣之吏所希聞也

魏志王
基傳

四孤議

收捐拾棄不避寒暑且救垂絕之氣而肉必死之骨可謂仁過天
地恩踰父母者也吾曰為田議是也

通典六十九
大理王朗議

興師與吳取蜀議

天子之軍重于華岱誠宜坐曜天威不動若山假使權親與蜀賊相持搏戰曠日智均力敵兵不速決當須軍興已成其勢者然後宜選持重之將承寇賊之要相時而後動擇地而後行一舉可無餘事今權之師未動則助吳之軍無為先征且雨水方盛非行軍動眾之時

魏志王朗傳

改元議

古者有年數無年號漢初猶然或有世而改有中元後元元改彌數中後之號不足故更假取美名非古也述春秋之事曰隱公元年則簡而易知載漢世之事曰建元元年則後不見宜若古稱元而已

宋書禮志一

遺針御衣議

至于遺針御衣懼傷至尊之體故加之呂髡刑欲將懲戒先傷已

防絕後傷

御覽八百三十引王朗新奏議

議不宜復肉刑

繇欲輕減大辟之條，已增益刑之數。此即起偃為豎，化屍為人矣。然臣之愚，猶有未合微異之意。夫五刑之屬，著在科律，科律自有減死一等之法，不死即為減。施行已久，不待遠假斧鑿于彼肉刑。然後有罪次也。前世仁者，不忍肉刑之慘酷，是已廢而不用。不用已來，歷年數百，今復行之，恐所減之文未彰于萬民之目，而肉刑之問已宣于寇讐之耳。非所已來遠人也。今可案繇所欲輕之，死罪使減死之髡，刑嫌其輕者，可倍其居作之歲數。內有已生易死，不言之恩，外無已刑易欽駭耳之聲。

魏志鍾繇傳

議

晏平仲已齊君奢故澣其朝冠振其鹿裘

御覽八百二十六風俗通東海王景興議引

對孫策諾

朗已瑣才誤竊朝私受爵不讓已遘罪網前見征討畏死苟免因

大四百六十九

小四十六

治人物寄命須臾又迫大兵惶怖北引從者疾患死亡略盡獨與
老母共乘一櫬流矢始交便棄櫬就俘稽顙自首于征役之中朗
惶惑不達自稱降虜緣前迷謬被詰慙懼朗愚淺驚怯畏威自驚
又無良介不早自歸于破亡之中然後委命下隸身輕罪重死有
餘辜申脰就鞅蹴足入絆叱咤聽聲東西惟命

魏志王朗傳注引
獻帝春秋朗稱禽

虜對
使者

荅太祖遺詔孫權稱臣

孫權前牋自詭躬討虜已補前愆後疏稱臣已明無二豎獸屈膝
言鳥告歡明珠南金遠珍必至情見乎辭效著乎功三江五湖爲
沼于魏西吳東越化爲國民鄢郢既拔荆門自開席卷巴蜀形勢
已成重休累慶雜沓相隨承旨之日撫掌擊節情之畜者辭不能

宣

魏志王朗傳
注引魏略

遺孫伯符書

劉正禮昔初臨州未能自達實賴尊門爲之先後用能濟江成治
有所處定踐境之禮感分結意情在終始後已袁氏之嫌稍更乖
刺更已同盟還爲讐敵原其本心實非所樂康寧之後常念渝平
更成復踐宿好一爾分離款意不昭奄然殂隕可爲傷恨知敦已
厲薄德已報怨收骨育孤哀亡愍存捐既往之猜保六尺之託誠
深恩重分美名厚實也昔魯人雖有齊怨不廢喪紀春秋善之謂
之得禮誠良史之所宜藉鄉校之所歎聞正禮元子致有志操想
必有已殊異威盛刑行施之已恩不亦優哉

吳志劉
繇傳

與魏太子書

不遺惠書所已慰沃奉讀歡笑已藉飢渴雖復萱草忘憂皋蘇擇

勞無已加也

初學記
二十七

與許文休書

三首

文休足下消息平安甚善甚善豈意脫別三十餘年而無相見之

大四百九十九
小四十二

緣乎詩人比一日之別于歲月豈况悠悠歷累紀之年者哉自與
子別若沒而復浮若絕而復連者數矣而今而後居升平之京師
攀附于飛龍之聖主儕輩略盡幸得老與足下竝爲遺種之叟而
相去數千里加有邇蹇之隔時聞消息于風聲託舊情于思想眇
眇異處與異世無已異也往者隨軍到荊州見鄧子孝桓元將粗
聞足下動靜云夫子旣在益州執職領郡德素規矩老而不墮是
時侍宿武皇帝于江陵劉景升聽事之上共論道足下至于通夜
不寐拳拳飢渴誠無已也自天子在東宮及卽位之後每會羣賢
論天下髦雋之見在者豈獨人盡易爲英士鮮易取最故乃猥已
原壤之朽質感夫子之情聽每敘足下已爲謀首豈其注意乃復
過于前世書曰人惟求舊易稱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劉將軍之與
大魏兼而兩之總此二義前世邂逅已同爲睽非武皇帝之旨頃
者蹉跌其泰而否亦非足下之意也深思書易之義利結分于宿

好故遣降者送吳所獻致名馬貂罽得因無嫌道初開通展敘舊
情已達聲問久闊情愔非夫筆墨所能寫陳亦想足下同其志念
今者親生男女凡有幾人年竝幾何僕連失一男一女今有二男
大男名肅年三十九歲生于會稽小兒裁歲餘臨書愴恨有懷緬
然蜀志許靖傳注引魏略又略見御覽一百八十五

過聞受終于文祖之言于尚書又聞麻數在躬允執其中之文于
論語豈自意得于老耄之齒正值天命受于聖主之會親見三讓
之弘辭觀眾瑞之總集覩升堂穆穆之盛禮瞻燔燎焜耀之青烟
于時忽自巳爲處唐虞之運際于紫微之天庭也徒慨不得攜子
之手共列于世有二子之數已聽有唐欽哉之命也子雖在裔土
想亦極目而迴望側耳而遐聽延頸而鶴立也昔汝南陳公初拜
不依故常讓上卿于李元禮已此推之吾宜退身已避子位也苟
得避子已竊讓名然後綬帶委質游談于平勃之間與子共陳往

時避地之艱辛樂酒酣讌高談大噓亦足遺憂而忘老捉筆陳情

隨曰喜笑

蜀志許靖傳注引魏略

前夏有書而未達今重有書而并致前問皇帝既深悼劉將軍之
早世又愍其孤之不易又惜使足下孔明等士人氣類之徒遂沈
溺于羌夷異種之間永與華夏乖絕而無朝聘中國之期緣瞻睇
故土桑梓之望也故復運慈念而勞仁心重下明詔曰發德音由
敕朗等使重爲書與足下等曰足下聰明揆殷勤之聖意亦足悟
海岱之所常在知百川之所宜注矣昔伊尹去夏而就殷陳平違
楚而歸漢猶曜德于阿衡著功于宰相若足下能弼人之遺孤定
人之猶豫去非常之僞號事受命之大魏客主兼不世之榮名上
下蒙不朽之常耀功與事並聲與勳著攷績效足曰超越伊呂矣
既承詔直且服舊之情情不能已若不言足下之所能陳足下之
所見則無曰宣明詔命弘光大之恩敘宿昔夢想之思若天啟眾

心子導蜀意誠此意有攜手之期若險路未夷子謀不從則懼聲
問或否復面何由前後二書言每及斯希不切然有動于懷足下
周游江湖已暨南海歷觀夷俗可謂徧矣想子之心結思華夏可
謂深矣為身擇居猶願中土為主擇居安豈可已不繫意于京師
而持疑于荒裔乎詳思愚言速示還報也

蜀志許靖傳注引魏略

與鍾繇書

朗白近聞室人孫氏歸或曰大歸也共經憂樂既久矣曷為一旦
離析已至于歸而不反乎不得面談裁書敘心

御覽

論喪服書

鄭立云兄弟猶曰族親也無所不關之辭也吾已為古學已九代
之親為九族謂兄弟者亦九代兄弟也凡屬乎父道者則父之兄
弟在乎祖道者則祖之兄弟在乎子道者則子之兄弟在乎孫道
者則孫之兄弟故族親亦可謂為兄弟者也

通典七十三

相論

然仲尼之門童冠之羣不言相形之事抑者亦難據故也古之人固
有懷不副其貌行不稱其聲者是故夫子曰言信行失之于宰
子曰貌度性失之于子羽聖人之于聽察精矣然猶或有所不得
曰此推之則彼度表捫骨指色摘理不常中必矣若夫周之叔服
漢之許負各曰善相稱于前世而書專記其效驗之尤著者不過
公孫氏之二子與夫周氏之條侯而已

藝文類聚卷七十五

雜箴

家人有嚴君焉井竈之謂也俾冬作夏非竈孰能俾夏作冬非井

孰閑

藝文類聚卷八十一

貧寔語

諺曰魯班雖巧不能為乞句者顏

御覽四百九十六

塞勢

余所與遊處唯東萊徐先生素習九章能爲計數問何曰代博奕者乎曰塞其次也乃試習其術曰驚睡焉

御覽七百五十四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三國文卷二十一終

大二百四十九
小二十九